鄉土

綜合性
半月刊



·第四卷·第十四期·總第八十六號·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

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鄉土

86

本期目錄

眞有說不盡的抱歉，爲了近期來稿擠，積壓了好些待用的佳作，目前我們正在清理中，當分別時間性的緩急，次第在今後各期中刊出。稿件當中，如：江源的「恨」及其他，寅庵的「隨園食譜」，老饕的「北京烤鷄」，李唐的「古今史話」，梁慧君的「給孩子選購玩具」，華毅青的「步行與人生」等等，當在下期優先跟讀者見面，還有特約在本期刊登的蘇谷巒的「林氏家庭足球隊」，夏易的「明白人的哲學」，鍾仁會的「從電影看日寇暴行」等篇，因爲來遲了，迫得也要移至下期刊載，這一切都希望作者讀者原諒。

七月十五日，是革命先驅者秋瑾烈士成仁的紀念日，我們爲了紀念這位烈士千秋不磨的壯志，追憶她英勇的行蹟，特別組織了沈定庵「紹興秋瑾紀念館」及白廬「義葬秋瑾的吳芝瑛」兩篇文字，希望讀者讀了有所感奮。

英雄譜一欄，本期專題談到了「地球上的第三極」的探發之人，揭開了登山史上的光輝一頁。應當也是讀者所喜聞樂見的。

新闢的「燃犀新錄」專欄，一共登載了「混血兒及其他」（林翔東），「謀財害命者」（李無言），「三代」（張璧）各篇，連帶還介紹了名作家謝冰心、俞平伯、樓適夷諸家一些隨筆與新詩，看來也可能滿足讀友需要。以後我們還準備每期評介一書，把內容良好的出版新書擇要爲讀友作推荐，本期所介紹的一本，請詳閱羅致所作「行行血染・字字驚心」一文。

新聞文藝化・知識趣味化

混血兒及其他

林翔東



有朋友自東京回來，提到一些當前的日本情況。他親眼見到了反對美岸的大示威，深爲日本人民爭取和平、反對戰爭的堅決和勇敢而感動。他還特別說到一件事：在示威的行列中，有不少十二三歲左右的少年參加，這些孩子不論喊口號、揮拳頭、貼標語……，都極爲熱烈。而一眼就可以認得，他們都是混血兒，美國大兵在三島遺留下來的「餘澤」。

這些混血兒雖然有一半的血統來自美國大兵，但也正因爲如此，才給他們帶來了先天的不幸。那些事過境遷，拂手遠颺的「父親」固然不知道到了那裏去，而其他的美國人却把混血兒視爲不齒於人類的「賤種」。（眞是天曉得！）至於普通的日本人呢，雖然對這些孩子的遭遇有一定的同情，可是由於對美國人的憎恨是那麼的深，以致難免不對這些孩子產生一些歧視的心理。種種原因使這些混血兒在心理上趨於早熟，他們對自己是這麼樣出生的當然毫無辦法，但却有理由比許多人更仇恨那造成種種不幸的來源。正因此，他們才更堅決地參加反美岸的鬥爭。

其實，這也可以拿來比喻日本當前的局勢。今天的日本，又何嘗不是美國侵佔勢力和日本原有的軍國主義的混血產物呢？戰後，日本僅是在名義上「無條件投降」，而實在「條件」多得很。天皇制度的保持；軍火工業的仍然存在（戰後日本的飛機廠有些轉而製造玩具，其設備完全不變。十多年後的今天，又重新製造飛機了）；三菱、三井等財閥不特安然無恙，還更有發展；戰犯們從監獄裏被接出來，仍然居於高位；法西斯的「武士道」、「大和魂」精神的繼續宣揚；這些都與過去毫無二致而有甚焉。只是在這母體上，加上了美國的血液，包括了更大規模的侵畧政策，對亞洲市場更兇惡的掠奪，更腐朽糜爛的生活方式……。因此，我們所見目前的日本，不但居然有可能在投降後僅僅十多年後就恢復了軍國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基礎，而且還與過去不同的是更美國化了。這正如有些童話故事所說的狼和狐狸的混血兒，兼狡猾與殘忍而有之。這樣的一個日本的出現，當然是東南亞，整個亞洲以至全世界的危險。

美國對於它的大兵在日本遺留下來的混血兒不感興趣，而對於也是混血的日本反動政權的態度則反是。這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只是「以亞洲制亞洲」的老套而已。利用日本來在亞洲做火中取栗的貓脚爪，就是這麼一回事。可是這個算盤是否打得如意，却很成問題。希特勒不是曾經作爲對付蘇聯的貓脚爪而出現的麼？結果這隻脚爪伸向它的豢養者的興趣比伸向火堆的興趣要大得多。張伯倫可惜已經死掉，否則他的感受對於今天的西方政治家們是太有價值了。

直到目前爲止，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見到日本統治階層對於美國是唯恭唯謹的。美國駐日本大使小麥克阿瑟仍然是權威之極，頤指氣使。能夠這樣服貼，確是日本統治階層的高明之處。要不然，又有什麼可能以「保安隊」的名義大事恢復三軍？又有什麼可能公然重興軍火工業　又有什麼可能取得美國的點頭與協助向香港和東南亞作大規模的文化和經濟進攻？事實上，這樣「聽話」的政權在亞洲也不多了，連菲律賓那種以親美爲號召的政權也有不穩之勢，所以岸信介集團之流的獲得寵愛自是必然。有些人提出疑問：爲什麼日本的「南進」居然很少受到當地政府的干涉，連到受過其侵凌的也是置若罔聞？這也不難解答。明乎誰在支持它，則思過半矣。然而並不是每個地區的當政者都愚蠢得那麼交關，有些已經開始重視和採取行動。例如星嘉坡，就複審和禁止了一大批日製的壞電影。這的確是明智之舉，受到民衆的歡迎。起而對付在美國支持下的日本南侵，已經是急不容緩的事了。

現在，正由於人們逐步看得清楚，反對美國扶植下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起，日益成爲全亞洲人民共同團結奮鬥的目標。日本人民的英勇行動，各國和各地區人民的堅決揭露和抵制，都發揮了巨大的力量，初步粉碎了美岸勾結的陰謀，使艾森豪威爾鎩羽而回，岸信介狼狽下台。可是，狼和狐狸的混血兒是不會就此罷手的。在繼任首相人選的問題上，岸信介集團正企圖玩弄手法，以欺騙日本人民，企圖達到換湯不換藥的目的；一面却仍然加緊對香港和對東南亞的進侵，繼續爲美國的擴張政策打前鋒。希望通過這樣的做法來取得美國更大的支持，妄圖使軍國主義的繼續恢復不至中斷。邇來日本「政壇」顯現一片混亂局面，强調執政黨內有各派別競謀膺選首相之爭。其實究其終始，也不過是戴哪一個面具上台而已。從美國務院勒令岸信

半月鄉情

舒蘊儀執筆

▲六月下旬，我國派往印尼接歸僑的第六批四艘接僑輪已先後於廿一、廿二、廿四日離開印尼返國。

此外，六月十一日「芝渣連加」號輪抵黃埔港，載回來一批印尼礦工歸僑。有兩名僑眷在船上安全生下孩子。

七百多名印尼歸僑於六月十二日抵達福建省福州，他們將安置到莆田赤港華僑農場和工廠企業。

乘「美上美」號輪歸國的印尼華僑於十六日抵黃埔港。

六月十八日又一批乘「芝萬宜」號輪的印尼歸僑抵深圳，他們大部份是歸國僑生。有一位五十六歲的律師曾因在印尼替被剝奪合法權利的同胞辯護而遭當局非法拘捕，喪失自由十四個月，也在此次返國。

▲自今年三月陸續到廣東韶關各工廠參加生產建設的六百名印尼歸僑，由於積極生產，獲得工廠的讚揚，有的被評爲先進的生產小組。

▲出席北京全國群英大會的歸僑、僑眷有三十三人，他們是廣東、廣西、福建、雲南、河北、北京各地的文教先進工作者。還應中央僑委會之請往僑委會座談。

▲在廣州僑生補習學校就讀的僑生，最近都加緊補習功課，準備進入各中學。有八十多名已被取錄到長沙的中學，另一部份將往廣州各中學。

有一百五十多名印尼僑生最近到達北京師範學院，受到院方師生熱烈的歡迎。

▲僑鄉潮汕各縣市目前都設了華僑旅行服務社，有的公社也設了華僑服務站，以便更好的爲歸僑服務。

▲六月上旬，全國鋼鐵產量都不斷上升，三大鋼鐵基地——包鋼、鞍鋼、武鋼一馬當先，其中包鋼比五月同期產量增長了百分之八十五。

介開除黨內一些較有正義感的領袖一事來看，其意圖不是更加明顯了嗎？

不過，日本人民不會輕易上當。據報載，日本工會總評議會和其他民主黨派社團，已經明確宣佈，爲了爭取徹底在反抗美岸的鬥爭上取得勝利，繼續展開示威、罷工等行動。有了過去十九次統一行動的經驗，可以相信即將出現的鬥爭必然更加劇烈，取得更大的成就。美國一些議員已經發出悲鳴，說日本到處羣衆運動如火如荼，所有基地將失去了作用，雖然有也等於無。美國人的自知之明對亞洲人民倒是很好的啓發。就是說，只要大家一致起來，共同努力，則不論美國的當權派也好，日本的當權派也好，總是無所施其技的。最近這裏上映日本的「肉感片」「紅褲子」雖然大吹大擂，以女主角飛港登台爲號召，而賣座仍然奇慘，就反映了人心的向背。任憑怎麼下流，也敵不過正義，於此又可得一證明。

在美國支持下的日本軍國主義雖然來勢洶洶，但不論在其國內或在國外，都將難逃廣大民衆的眼睛和巨掌，是可以肯定的了。



燃犀新錄

謀財害命者

李無言

最近重看了「一江春水向東流」，回憶起抗戰期間的一批發國難財的人，心裏眞是充滿了說不出來的憎惡。

世界上發財的方法本來很多，其中有正當的也有不正當的。有些人克勤克儉，辛勞了幾十年，才白手成家，積蓄起些財富，這種情形我們一般不叫做發財。發財一般都指橫財、暴富，雖然未必是用不正當的手段獲致，但究竟是以不正當手段獲致者居多。

然而，即使不正當的手段也還是有許多種的，巧取豪奪，偷偷騙騙，其中最爲卑劣可恨的大概就是謀財害命了。發國難財的人其實就等於謀財害命，與一般謀財害命不同的只是他們害的不是一個人，而是無數人，甚至整個民族都受其害，雖然不是整個民族都因此喪命。

國難財，其實也就是戰爭財。在抗日戰爭期間，無數同胞血灑沙場，爲自己民族的命運大拋頭顱，而偏有一部分人利用戰爭來從中取利，他們的財產是用屍體堆積成的，他們的腰包裏充滿了血。

抗戰期間，中國有發戰爭財的人，世界還有發戰爭財的國家。這裏所指的當然不是這國家的人民，而是那一小撮的當權者，和當權者背後的老闆。他們是靠開軍火工廠來賺錢的，不打仗，就沒有生意，一打仗，就有財可發。在抗戰期間，他們把軍火兩頭賣，既賣給發動非正義的侵畧戰爭的日本，也賣給進行正義的保衛戰的中國。當兩國軍人用血和生命來消耗這些軍火商的子彈和槍炮的時候，他們的腰包也就「麥克麥克」了。

在被水浸得發脹了的麵包上，用兩隻手指輕輕捏一下，就會淌出水來。這些軍火商的腰包，其實也就是發脹了的麵包，只不過它是用血來浸得發脹了的。

日本軍閥買到了這發戰爭財的國家的軍火，却並不「感恩圖報」，反而要把戰爭擴大，妄想統治全球。於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就有「珍珠港事變」，那些把軍火賣給日本軍閥的人，終於被日本軍閥用來打在自己本國人身上了。然而，老闆們並不因此後悔，反倒高興，因爲戰爭越擴大，軍火的生意就越好。他們仍然把軍火賣給日本，另一方面把軍火賣給自己國家（用的是從人民身上抽來的稅錢）。當他們本國軍人與日本軍人彼此用血和生命來消耗這些子彈和槍炮之際，老闆們的腰包是更加「麥克麥克」了。

他們的腰包是如此之脹，甚至只要碰一下，也會噁出血來。在這些血裏面，有些是屬於他們同胞的。然而，這跟坐在沙發椅上戴着血手套抽着雪茄烟的大腹賈有什麼相干呢？他們的心是黑色的，只需要滿足於貪婪，不需要滿足於同情，那怕是同胞手足之情。

曾幾何時，二次世界大戰到今天已經十五年了。十五年來，雖然有過小戰爭，但遠不是能夠滿足老闆們的胃口那樣的規模。他們的生意不像從前了。這原因，就是這世界已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對侵畧戰爭的力量，使到想再發戰爭財的人不能不有所顧忌。

於是，他們想舊調重彈，利用日本的重工業基礎和軍人的「武士道精神」，復活起日本的軍閥力量。這個被軍火商所操縱的國家，最近還跟日本的軍閥力量定有條約，把日本的所謂「安全範圍」劃到中國、蘇聯和東南亞國家的領土上。

這個國家，正在野心勃勃，想再搞一次大規模的謀財害命的把戲。然而，如今的世界，已非昔日可比了。想謀財害命之後還做一個勝利者，那是不可能的。國際法庭的被告席正空着，等待發了兩次戰爭財的老闆，在第三次玩火以後，去坐着受審呢。

半月鄉情

廣州市六月上旬的鋼鐵產量比上月同期增長了一倍。廣東各地煤的產量也有大幅度增產的成績，開平、石井、高鶴各地的產量自百分之十九至百分之三十餘。

▲福建省廈門油脂化工廠及福州第一化工廠等一批工廠已提前七個月超額完成全年產值計劃，跨進了一九六一年。

▲隨着夏季到來，全國各地加强防汛工作，中央防汛總指揮部已恢復辦公。全國主要河流開始逐日報汛。南方各省已在緊張防汛中，防止山洪和千百萬大中小水庫的防汛是今年防汛工作的重點。許多省區都積極調配人力、物力前往沿海地區支援。

▲廣東韶關專區最近有五萬五千多人參加建設水力、水電站，施工中的水力、水電站達八百餘宗。

▲佔全國小麥總產量最大比數的河南、山東、河北三省今年小麥均告豐收。雖然在整個生產過程中遭受到乾旱的威脅，但由於公社全力抗旱，終於戰勝了天災。

▲長江兩岸和華南地區各主要水稻產地，公社社員加緊育苗，搶插中、晚稻，且積極擴大晚稻面積，實現多種多收。

▲蘭新鐵路哈密以西的鋪軌工程正在加緊進行。從哈密至烏魯木齊五百公里的鐵路上，橫穿天山的十二座隧道已經全部建成：沿線一千多座大小橋涵和四十多個車站的房屋等建設工程大部份已完工。

▲隴海鐵路複線蓮花寺至閿鄉段已於六月十三日建成，舉行通車典禮，比原定計劃提前一年。

▲廣州市珠江大橋主墩工程於六月十五日宣告竣工。大橋中間是雙軌鐵路，兩旁是公路，靠近欄杆的是行人道，行人道上有一串串光亮的水銀燈。

▲今年全國高等學校招生考試日期已定於七月二十日舉行。在廣東招生的除了廣東五十間高等學校外，還有九十九間中央及各部所屬的高等院校。

地球上的第三極

——珠穆朗瑪峯

未名

珠穆朗瑪峰是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峰。它拔海八千八百八十二米，爲地球上的最高點。它像一座巨型金字塔，巍然獨踞在白雪皚皚的喜馬拉雅羣峰之上，峽谷中懸掛着幾條大氷川，雄偉壯麗。

在世界探險歷史上，對地球南北極的探測，早在十九世紀初葉就已開始，但是被稱爲地球上的「第三極」的珠穆朗瑪峰，却是到本世紀的二十年代，才有一些探險隊到這裏活動。他們認爲珠穆朗瑪峰是「在地理上對世界的最後一次挑戰」，說在它的斜坡上橫亘着世界上最長的里程。但是，不久以前，這「世界上最長的里程」的斜坡，被年輕的中國登山隊員一舉跨過；他們沿着北坡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

於是，對這氷雪世界的景象，便有人作了較詳細的描寫：在通常情況下，珠穆朗瑪峰迎着朝陽和晚霞，靜靜地高踞天空；在天氣晴朗的日子裏，它的頂上總是飄着縷縷的白雲，像少女披着輕盈的白紗。有時，山腰裏浮起片片雲朶，形成奇麗景色；遇到風雪天，整個山峰密漫在雲霧中。冬春季節，强烈的西北風吹走了峰北面的積雪，可以看到裸露的赭色岩石；夏秋間的積雪，使它又換上一身銀裝。一年四季和一天之中，珠穆朗瑪峰總是變化莫測、壯麗多姿，給人以神奇偉大的感覺。

據傳說，西藏有雪山如神，她們姊妹五人，大姐叫珠穆策仁瑪、二姐叫珠穆丁結沙桑瑪、三姐叫珠穆朗桑瑪（簡稱珠穆朗瑪）、四姐叫珠穆覺本珠桑瑪，最小的叫珠穆德格日卓桑瑪。珠穆五姐妹中，屬三姐珠穆朗桑瑪長得最俊秀，性格也最溫柔，她住的地方，登臨山頂，能看到全世界的景色。其他四姐妹因感到世界上的人沒有比珠穆朗瑪再溫良可愛，也沒有比她住的地方再美好，所以都從各地遷來環繞珠穆朗瑪而居住，並在山上修建宮殿、湖泊和亭台，飼養着金色的鴛鴦和白色的獅子，成爲世界上最美好、最幸福的地方。

珠穆朗瑪的氣候是變化無常的。在冬季裏，强烈的西北風不停地刮着，有時風力達到十二級以上，就是大型載重汽車也會被吹跑，山峰北面的積雪，被風吹得乾乾凈淨，露出赭色的岩石。這樣，會給登山隊員帶來嚴重威脅，因爲要找取氷雪化水飲用，就非常困難。從五月末開始，從東南吹來的季風，一直要吹到九月底。這



登山隊員向經常冰崩雪崩的「北坳」前進

鄉土花絮

殷如執筆

「小孩王」和「好老師」

延慶縣有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她創辦了該縣的第一所民辦小學，而且在兩次民辦小學全學區的統一考試中獲得「冠軍」，這個年青的女孩子叫賈桂英。賈桂英是小觀頭村兩個高小畢業生中的一個，是全村二十多戶一百四十多口人中較有文化的青年。一九五八年她才十五歲，摘下紅領巾便一辦起瓦房學校來，她的學生共有廿一名，分成四班，初時學校的經費全是她和學生用賣杏核來補足的；粉筆、墨水、作業本都由學校供給。爲了教好學生，她不辭勞苦到中心小學去學備課，使教學成績提高得很快，對於頑皮的學生，她耐心感化，經一年時間，她已把所有學生領導得非常好。大人們稱賈桂英做「小孩王」，學生們却叫她「好老師」。

百發百中的神藥

福建泰寧縣有一種「百發百中的神藥」，這是山葱兜殺虫劑。此藥是野生有毒植物山葱兜浸煑液摻水配製成的，殺虫劑含有生物碱，能殺死蝗虫、浮塵子、稻飛虱、螟虫、蚜虫等，殺虫率可到百分之百。農民們會使用山葱兜殺虫劑治虫，撲滅了危害稻、麥、荳等農作物的虫類，儘管這只是一種土農藥，但却使農作物不受虫害，獲得增產。原來這種殺虫藥是老農廖清貴試驗成功的，且曾在福建南平專區農科所鑒定的一百多種土農藥中評爲第一，已向各農區推廣採用了。

克拉瑪依的溫暖

新疆克拉瑪依是一個遼濶的石油地區，那裏有着豐富的石油礦，採油工人們辛勞地在爲石油工作着。又因克拉瑪依油礦工種繁多，地區廣濶，礦井又非常分散，工人們到市區去購

段期間，山頂隨時都在降雪。要攀登這座山峰，只能利用五月或十月初西北風和季風交替期間的週期性好天氣來登山。從以上情況看，氣候給登山者造成了極大的困難。除了季節性的天氣變化外，珠穆朗瑪峰的氣候，即使在一天之內也是變化莫測的。登山運動員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一個小時前還是風平浪靜，但突然飄來一陣烏雲，遮住了萬里晴空，隨後大風捲着積雪，吹得人難以前進。

在過去航空生理學上，有人把拔海八千米的高度稱為「死亡的邊緣」，因為上升到這樣的高度，由於缺氧，人體的機能會發生劇烈的變化。珠穆朗瑪山頂上的氣溫，經常在攝氏零下三、四十度，登山隊員雖然穿着厚鴨絨衣、毡筒高山靴和尼龍絨手套，休息時手脚仍凍得發麻。在嚴重缺氧的情況下，每邁動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勞動，就是一個小坡，也會給運動員向上攀登帶來極大困難。而在珠穆朗瑪峰的頂坡上，除了長長的冰坡外，還橫臥着兩道幾十米高的懸岩，登山運動員必須施展全部登山技術，在冰坡上用冰鎬挖台階，在岩石上釘上「岩錘」，身體貼着冰面進行攀登。珠穆朗瑪峰北坡的這些艱險，曾幾次使外國登山隊失敗，但是，年輕的中國登山隊員一舉登上了它的頂峰。

登山史上光輝一頁

我國登山隊登上珠穆朗瑪峯

遙望

登上地球之巔

五月二十四日清晨，陽光燦爛，藍天一碧，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好天氣。

這樣好的天氣，要是在不甚高的山峰上，還比較容易遇到，但在拔海八八八二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上，就相當難得了。此時尖錐形的珠穆朗瑪峰已揭下平時的面紗，露了出來，聳立於天際，只有朵朵白雲在它的山嶺間飄浮繚繞。

如果在這時候攀登珠穆朗瑪峰，是最好不過的了。

我們的登山英雄——中國登山隊等這樣的好天氣也等了十多二十天了，他們從五月三日登上拔海八五〇〇米的地方，建立最後一座營地——「突擊營地」，四日返回五一二〇米的大本營休息，十七日再出發，到二十三日晚上北京時間十點鐘，才從六四〇〇米的第三號營地發出信號彈，表明「廿四日為好天氣」。

於是，迎着朝陽，在廿四日北京時間上午九點半鐘，我們的登山英雄王富洲、屈銀華、貢布和劉連滿四個人，揹着高山背包，扶着冰鎬，從「突擊營地」開始向珠穆朗瑪峰頂峰進發了。中途除了劉連滿不支留下之外，其餘三人都一舉而攀上了這個地球之巔，把預先準備好的一面國旗和一座小型白色國家領導人半身石膏像，以及王富洲摸黑寫的他們三個人到達頂峰的紙條，放在頂峰之上，然後在頂峰揀了九塊石頭，準備帶回去送給國家的領導人。

當他們回到「突擊營地」，英雄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勝利喜訊很快就傳到了大本營，再通過無線電波迅即又傳遍了全國，傳遍了全世界。蘇聯、保加利亞、尼泊爾、日本、英國的體育組織或友好組織，以及國際和平人士等，都紛紛打電報來祝賀。各國登山運動家也紛紛發表觀感，其中在尼泊爾登達烏拉吉里峰失敗的瑞士登山隊長艾塞林就說：「我們以前認為，中國人目前還不能做得到——也許要在今後十年才做得到（指登上珠穆朗瑪峰頂峰——筆者註）。」可是就在目前，不必需十年那麽長的時間，中國人就登上這個世界最高峰了。因此，艾塞林又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表明中國的登山運動有了驚人速度的發展。」

物很不方便，如今當地的商業部門為了適應這種需求，支援礦區石油生產，不但辦了夜間商店，而且還到工地、車間流動供應一切用品，使工人們安心工作，不必為購物一事而煩惱。克拉瑪依的商店本着一切為了石油生產的目標，使物資供應符合工人時間的要求，叫工人們在冷暖變幻無常的氣候裏獲得一切的溫暖。

一百零八個巾幗英雄

景陽崗傳說是武松打虎之地，那時只有一個武松，但如今不僅出現了幾十個「活武松」，而且還出現了一百零八個巾幗英雄，她們全都是練就了一身武藝文才的好女兒，成了景陽崗民兵營的主力軍。一百零八名女民兵是由「鋼鐵五姊妹」、「東風姑娘隊」、「火箭姑娘隊」合拼為「鋼鐵姊妹排」，再加上「劉胡蘭排」而成的。她們都是以武松打虎的勁頭來建設景陽崗。在抗旱和翻地播種收割都出了很大的力。就農業技術方面，她們已學完了相當於農業中等技術學校的課程，有了農村一般技術員的水平。在戰術上全連步槍實彈射出，都取得了優秀成績。女人是弱者還是英雄？景陽崗的人民會給你一個滿意的回答。

電瓶車的應用

電瓶車是一種新發明的交通工具，在瀋陽街頭奔馳着，川流不息地運送貨物，它代替了三輪車的工作，每年使運輸能力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五。電瓶車是以直流電動機作動力的，這是原來的人力三輪車變成的新工具，在三輪車上裝上三、四個儲電池，一個小型直流電動機和一套傳動裝置。這種車每小時速度達十二公里到二十公里，運載重量達五百公斤到二千五百公斤，僅專業運輸部門已有九千八百輛人力車改裝成電瓶車，但全市却有着各種電瓶車達一千多輛。配合電瓶車的大量使用，全市還建立了二十座充電站，担負起所有電瓶車的充電任

登山史上光輝一頁（接上頁）

是的，「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功」，長久以來，別人做不到的，中國人却做到了。或許你會說，一九五三年不是有一個新西蘭人埃德蒙滿·希拉里爵士登上珠穆朗瑪峰頂峰嗎？據說是有這樣的一件事，但希拉里爵士那次是在珠穆朗瑪峰南麓山地舍帕族嚮導希拉滕辛的幫助下，從較容易攀登的南坡登上去的，而中國登山英雄這次則是從驚險重重、被認爲「無法超越的」的北坡登上去的，這就更加「了不起」了。

中國人完成了世界登山史上最光榮的任務，中國人創造了奇蹟！

困難重重

這成功不是輕容易取得的啊！這奇蹟也不是平白創造出來的啊！

且看看我們的登山英雄在登山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吧：

中國登山隊在隊長史占春和副隊長許競的率領之下，於今年三月十九日來到珠穆朗瑪峰下，在拔海五一二〇米的一塊谷地上搬走石堆，挖開凍土，架起帳篷，紮下了大本營，作爲征服珠穆朗瑪峰的根據地。

從根據地出發，他們作四次適應性的行軍。第一次是三月二十五日從大本營出發，三月二十七日到達拔海六四〇〇米的地方，建立營地，再返回大本營休息；第二次是四月十一日從六四〇〇米的營地出發，攀登北坳，原定上升至七六〇〇米的地方，建立起營地，才返回大本營休息，但由於暴風雪所阻，大隊登到拔海七千米以上的地帶，就沒有再繼續前進，只偵察組登上七三〇〇米的高度，就結束了第二次適應性行軍；第三次是四月二十九日從拔海七〇〇七米的北坳附近的營地出發，誇上珠穆朗瑪峰山脊，繞過珠穆朗瑪峰頂峰下著名的「第一台階」和使英國「探險隊」大傷腦筋的「黃色的帶子」，於五月三日到達拔海八五〇〇米的地方停下來，建立最後一座營地——「突擊營地」；第四次是五月二十四日從「突擊營地」出發，向頂峰進軍，經過了整整三十二個小時的戰鬥，終於五月二十五日清晨北京時間四點二十分，登上了珠穆朗瑪峰頂峰，爲中國、爲全世界登山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中國登山隊副隊長許競

就在這幾次適應性行軍中，英雄們碰到了無數次的困難險阻；而這些困難險阻，是越上得高越來越厲害的。如在第一、二次適應性行軍中，他們只是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徹骨嚴寒和狂風暴雪的襲擊，以及懸崖削壁、冰崩雪陷的危險前進，但當上至拔海七、八千米的高度，進入第三次適應性行軍時，他們除了碰到上面的困難之外，還會有高山缺氧的危險。因爲隨着拔海高度的上升，空氣中的氧氣更加稀薄，人在其中，呼吸固然困難，活動也極不靈敏，每行一步，心臟就蹦跳不已，像要爆炸的樣子。這種情形，在突擊頂峰時更加顯著。可是，我們的登山英雄在拔海八〇〇〇米以上的地區也很少使用人造氧氣，即使是奪取頂峰的戰鬥，英雄們用完了氧氣也顧不得可能發生的危險而繼續前進，直至取得最後勝利。這裏發生了一件感人的事：當劉連滿到達八七〇〇米時，由於過度疲勞不得不留下，可是他對於自己剩下的幾十公升氧氣却捨不得用，而要留給勝利歸來的戰友用，雖然此時他已經陷於半昏迷狀態了。這種崇高的兄弟之愛，階級之愛，任何人接觸到了，都會被感動得流淚的。所以，當王富洲、屈銀華、貢布三人征服珠峰勝利歸來，接過劉連滿冒着生命危險留下的幾十公升氧氣筒時，他們都不約而同的落下淚來。

務。

出色場員——沈裕清

沈裕清是一個印度尼西亞的歸僑，他是乘第一批接僑船「美上美」號輪回來的華僑。現在，他已是常山華僑農場的一個場員。沈裕清是一個熱愛工作的人，他到場不幾天便熱烈地與老場員一起參加勞動。以前他是不懂耕作的，但在參加春耕的時候他主動參加犁田，在老場員虛心幫忙下，很快就掌握生產知識，現在他犁起田來很賽過老場員了。沈裕清一家都愛勞動，他的妻子和女兒還是很出色的飼養員。他不但對耕田很有興趣，而且對耕牛也很有情感，每天早晚他都是親自餵耕牛。提起沈裕清，華僑農場的人都讚他是個出色的場員。

「紅領巾找礦隊」

河北省平泉縣正進入全民找礦運動中，平泉鎮公社雙洞子小學的少先隊員也組織了一個「紅領巾找礦隊」：天眞活潑愛新奇的紅領巾們利用上學放學的時間上山找礦，有時，他們連同遊戲及課外活動的時間都利用了，他們還結合勤工儉學刨藥材，結合當前中心工作植樹造林，抗旱播種進山找礦。一個月內他們就找到礦石二百六十多塊。往後在他們所找到的礦石中包括有錳礦、磁鐵礦、赤鐵礦、重晶石、螢石、鉀長石、磷、方解石、花崗石、黑耀岩、閃長岩等四十多種礦物，孩子們見了這些礦石開心得躍上跳下呢！

桑阿鎮商店新貌

山東省冠縣桑阿鎮商店職工，在人人創造，人人革新的方針下，把整個商店面貌改變一新。售貨方面都是採用機器代替：棉布部門裏有機器售布，顧客選布後，售布機會把布量好送到顧客手中，而且還把買布銀碼也給算好。油、鹽、醬、醋也有液體商品出售器代人勞。技術革新的另一個效品

兩個月勝十八年

中國登山隊從三月十九日來到珠穆朗瑪峰下，到五月二十五日從北坡登上珠穆朗瑪峰頂峰，前後需時不過兩個月又七天。

英國的「探險家」也曾試圖從北坡登上珠穆朗瑪峰頂峰，可是他們從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三八年止，前後十八年時間，經過七次失敗，都沒有能夠登上這個世界最高峰。

而英國是有長久登山歷史的啊！我國的登山歷史却很短，只有幾年時間（譬如率領這支登上珠穆朗瑪峰頂峰的中國登山隊隊長史占春和副隊長許競，他倆參加登山活動都不過五年），就凌駕於英國之上了。

為什麼只有短暫登山經驗的中國登山隊能夠登上地球之巔，而具有長久登山歷史的英國「探險隊」不能登上珠穆朗瑪峰頂峰呢？這正如史占春所說的：因為我們有正確的領導，有强大的祖國和全中國人民的支持。這些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力量的源泉；加之隊員們個個都有一顆忠於偉大事業的赤誠的心，因而就能夠做到別的國家所不能做到的事。

雄奇瑰麗的景象

在不少人心目中，或許會以為，珠穆朗瑪峰高聳雲漢，終年積雪，氣候惡劣，一定是很少生物和非常寂寞的了。殊不知不是那麽回事，它可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麽凄涼可怕。

這次登山隊在東絨布冰川的「冰舌」地區，就看到了人生難得幾回見的「冰塔羣」。它們有些尖削而崢嶸，像林立的春筍；有些巍峨而高聳（二十至四十米），像一座座寶塔；寶塔與寶塔之間，彼此毗連起伏，形成了冰雪的「森林」，也形成了造型藝術之美。況且，在冰塔下面，還常常有湖泊形成，湖光塔影，互相輝映，更是一種絕妙的境界！

生命在珠穆朗瑪峰上也很活躍，不久以前，一支由中國科學院、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高等學校和產業部門共同組成的科學考察隊伍，曾進入這個山區，進行了地質、地貌、氣象、水文、植物、動物、測量等方面的考察，在考察中，他們發現那裏（不論是陽光充足或背陰的地區）的野生動物的種類很多，有身軀魁梧、肩高超過兩米、身長兩米六、被稱為「高原之車」和「冰河之舟」的野牦牛；有常見的西藏野驢；有成羣結隊的岩羊；有猴子和小熊貓以及高原鼠兎；也有雪鷄和黃咀山鴉。岩羊和黃咀山鴉對高山的適應性更强，岩羊常常在拔海五七〇〇米已接近雪線的地區活動，黃咀山鴉則在六千米的雪線以上仍可自由飛翔。

至於植物也不少，有紫雲英、薯麻、角蒿、滇藏方枝椿、柳樹、杜鵑、玫瑰……等等。每到溫暖的時節，山坡上就披蓋着濃綠的森林，到處盛開着野生的薔薇，艷紅的玫瑰和五色繽紛的杜鵑。

總之，珠穆朗瑪峰並不缺少生命，也不寂寞，它雄奇而又瑰麗，正如報道它的面貌的人所描寫的：「天藍色的冰川如潮，像彩緞一樣，從峰頂向四面八方撒下來，鑲嵌在潔白的山坡上，顯得分外的晶瑩燦爛；在山下河谷地區，流水淙淙，花草萋萋，果樹繁茂，野羊羣在自由地覓食，黃咀山鴉在無羈地飛翔，煞是一片高原好風光。」



中國登山隊隊長史占春

鄉土花絮

果是把許多廢品變成有用物資。這個商店的綜合工廠，可以生產數十種食品。一年來先後試驗成功並推廣利用的有多穗高粱秸、麥秸、槐樹豆、樹葉、豆秸、芝蔴秸、花生皮、地瓜皮、棉籽皮、雜草等近百種代用原料，生產了大批白酒、紅糖、澱粉、醬油和土紙。

維吾爾族的好醫生

殷傳玲是崑崙山下新疆民豐縣的好醫生，更是維吾爾族的好女兒，她本來是江蘇人，一九五五年她從揚州醫士學校畢業後便主動到邊疆地區工作，她是第一個到民豐縣的漢族醫生。初到民豐縣時她才十八歲，為當地人民服務了四年多，現在已是廿二歲的大姑娘了。殷傳玲有一個維族父親——他叫伊明吐米其，是一次殷傳玲救治他的淋菌性尿道狹窄症而認上父女的，如今每個節日伊明吐米其老漢都提了水菓去探女兒。到民豐縣四年多，她自己在閱讀中學會了內外科、婦科、五官科等醫療知識，同時正自修學會針灸。維吾爾族人把她看成最親愛的人和病人的救星。

陳恒發製成編織機

浙江省長興竹製廠工人陳恒發，以百折不撓的精神製成一種新的編織機，這種機器可在三分鐘內做一隻熱水瓶竹殼。陳恒發小時當過長工，從未上過學，但却生性愛研究，製成編織機也是在二百零八次試驗下創造成功的。在試驗過程中他白天黑夜都用硬紙版試做模型。創造的結果只是篾絲自動送進方面不理想。於是他和六位工人一起研究出一種「自動送絲法」，終於因自鳴鐘的發條給他靈感，他給編織機安裝了一段發條，所以編織出來的竹殼又緊湊又光滑。使生產效率比手工操作提高了九倍。

三代

張　璧



一、新聞

（本報消息）今日凌晨一時半，尖沙咀海后大廈八樓有一妙齡女客跳樓自殺，恰巧跌落樓下梁記士多布篷之上，彈出地面，僅斷腿骨，但因腦部受震過劇，經士多撥電報警送院急救後，截至發稿時止，尚未醒來。

——傷者年約二十歲，跳樓時僅穿睡衣褲，但附近街坊均不識其人。海后大廈八樓有公寓一間，是否爲該公寓住客，正查訪中。

二、特寫

經過四十五小時又二十七分的昏厥，前天在海后大廈八樓跳樓自殺獲救的甘洛蒂，終於甦醒過來了。

洛蒂小姐醒後第一件事便是哭，痛哭，大哭——並且說她的一家三代都死在一個人手上，她活不下去了，掙扎着要起床，但給護士小姐阻住了。有人對她說：既然一家三代都死在一個人手上，就應該找這個人算賬，而不是一死了之，死只是軟弱的逃避，你年紀輕輕的不應該死……。

洛蒂小姐喝了一杯牛奶之後，就在病床上不斷地哭泣着，爲公正的社會人士揭開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悲慘故事：

我是四川眉山人，今年二十歲了，但從小生長在成都，到過上海、南京，在鎭江住了一個較長的時候。

說起來，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完的。我曾祖父和祖父在清末民初做過官，有不少錢，但我祖父只有一個獨生子：便是我的父親。

當我誕生的時候，抗戰已經第二年了，但四川還是比較安寧。政府搬到重慶之後，成都便熱鬧起來了，各種各樣的機關先後搬了過來，美國領事館和新聞處（O.W.I）在成都也有很多工作人員。當時我家當家的不是我父親，也不是母親，而是祖母。

你們或許可以想到，像我祖母一生經過兩個朝代，又在這種社會勾心鬥角過日子的女人，一定是精明能幹的，但我沒見過她老人家，因爲在我開始有記憶力的時候，她已經在成都老家上吊自殺了。

那是不能想像的：一個「有錢有勢」的老太太，最後卻爲此了結殘生，原來就是因爲「碰到鬼」的緣故。

我母親含着眼淚對我暴露逐件命案的眞相時，我祖母已經死去好多年了。

就在我出世前一年，我父親把成都老家租給了美國領事館的眷屬。那是一幢有亭台樓閣的大房子，裏三層，外三層，凡是到過四川或者去過江南的人，對於這種古老的大庭院一定還有印象的。那時光的美國據說是與中國並肩作戰，一起打日本，因此派來中國的文武官兵，內中也有一些是眞正有正義感的正常美國人。在這種情形下，大家把所有的美國人都當做好人，於是我家的悲慘命運便開始埋下了禍根。

我想介紹我那個胡塗的爸爸——請他在天之靈寬恕我——我爸爸是川大的畢業生，美國戰時新聞處成立後招聘職員，他便以美國領事館眷屬宿舍業主的關係，在裏面找到了一份工作，而我們的家庭裏，開始有一個外國人來往，那是領事館的一名職員，他起了個中文名字，叫做施留爾，年紀比我爸爸大一歲。據媽媽說，當時大家覺得很光榮，居然有美國人來往了，當今的政府也在討美國的好，有個美國人做朋友實在榮祖耀祖似的，體面得不得了。

那個時候物價不穩定，鈔票不值錢，而我家恰巧有大把錢，可是我父親又不善經營，所有的錢都拿來買田買地囤谷子，由祖母自己管理。自從認識施留爾後，施留爾便建議父親做西藥生意，做金鈔生意，說這種生意又簡單，又賺錢，比祖母那一套既方便又厚利。頭先我祖母不答應，後來心動了，拿出一百担谷子做本，可是不到十天便賺了個對本對利，我祖母便完全信任施留爾，最後把所有的田地都賣了，谷子也不囤了，全家開始專做西藥和美鈔生意。但我父親和施留爾仍然在原機關服務，因爲利用這兩塊「金字招牌」，對買賣有很大的便利。

據母親說，到抗戰勝利哪一年秋天，我家的財產用「大黃魚」（十両重的金條）來計算的話，爲數在八百條以上，正在高興得不得了，施留爾說：如今日本的軍力已經不行，大戰眼看要結束了，不如把你我財產投資到京滬大地方去，今後的四川是沒什麼作爲的了。但我祖母反對，她說她老死不願離開四川半步，可是我爸爸不這樣想，於是偷偷地同意了他的建議。後來日本投降，我爸爸便由他介紹參加了鎮江的「國際善後救濟總署中國分署」的鎮江機構工作，而把全部財產交給施留爾經營。施留爾在南京美國機構服務，他們經常往返，生意沒有在四川時那麼暴利，但賺得還是很多。

你們明白，我爸爸所以到鎮江去，其實並不是爲一個月賺一些可憐的法幣，而是爲了照料他的八百條「大黃魚」。可是爲什麼不到南京去呢？一來施留爾說南京的美國機構不缺人手，二來在做生意這一點來說，鎮江也是個重要的據點，因爲它是江南江北之間的重要咽喉，一旦把蘇北的什麼軍隊肅清了，這廣大的地區是一個莫大的財源，於是我家同南京的施留爾，上海的其他朋友成爲鼎足之勢，相互呼應。

但在一九四六年夏天，全部資金正集中在施留爾手上時，他忽然失踪了！爸爸的着急可以想見，到南京去問，美國機構說根本沒有這個人。再問，說在四川時是有這麼一個職員，但日本投降以後，施留爾早已不在原機構服務了。再托人打聽，答覆也一樣，倒是眞的，於是爸爸把祖宗幾代的財產一下子「花」光了，他一下子蒼老了幾十年似的，忽然在一個晚上服下救濟總署的殺虫粉自殺了，那時我只有四歲，什麼也不知道。

我母親說：她那時也想死，但爲了我，她活下來了。她也不願回成都去，她說她沒有臉回去了，她怕見婆婆，以及任何一個親戚。我祖母好久沒接到爸爸的信，又沒錢，派她的一個遠親到鎮江來看，這位親戚回到成都後，中午對她報告我父親的一切經過，當晚她老人家便上了吊。

但我母親講完這段悲慘的故事之後，她也只支持了三小時，便毒發死去了。

她的痛苦我全清楚，我來說。

據說是「局勢不好」，我母親在鎮江又人生地不熟，便跟着「國際救濟總署」中幾個同鄉，從鎮江而上海，到香港「逃難」來了，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夏天，我只有十一歲。

但我已懂事了。生活的艱難，人情的險惡，家庭的慘變，使我弱小的心靈蒙上了一層不應該有的塵埃，在這個島上混一天算兩個半天……

我母親當時三十五歲，在一家同鄉開設的金號裏打雜，介乎職員與女傭之間，我母親只生我一個孩子，也不見老，她的同鄉便勸她再醮，以免生活成問題，我母親沒有答應，也沒反對，只是流淚。

世界上沒有這麼巧的事情，有一天金號老闆在大華飯店屋頂請客，我母親也去了，卻碰到了施留爾。

事後母親對我說，施留爾並不慌張，不像是捲欵潛逃的樣子。問他當年這筆鉅欵是怎麼回事，他苦笑着說那是因爲給蘇北的軍隊俘虜過去了，全部資本也給沒收乾淨。

施留爾還為我家中的不幸唏噓，他安慰她，並且說如果不嫌他，他願與她同居，我們母女生活由他担負。

原諒我——我可憐的媽媽，你也是這樣胡塗。她居然不但不再查問過去的事，並且眞的和施留爾同居起來了。並且供給我讀書院，他最大的希望是我的英文學好。

但是他從來不許我媽媽問他的職業和活動，只說是他的工作很特別，不許有人干涉，否則會透露秘密，誤了大事。我母親但求有一口「安逸飯」吃，金號的工作也辭了，老老實實安頓起一個小家庭來，並且希望能去美國。

施留爾並不是每天回來的，他的工作既然這樣神秘，我媽也沒管他。

這麼着我們過了三年，有一次他喝醉了回來，不小心口袋裏落出一封來自他家裏的信件，我母親緊張極了，要我唸，我的英文程度不大好，但這封信恰巧是他女兒寫的，我看得懂。大意是說：媽咪要他在香港買一些東西，還開了一張清單。又說他離家四年，應該回來，或者像一九四六年那樣，發一筆大財回來……

到這裏，我媽媽什麼都明白了：施留爾三年前見面時沒有一句眞話，他是騙子，是强盜，是殺害我祖母、爸爸的人，她又恨失身，氣瘋了。

我媽要我上金號的老闆家去，我就去了，第二天便出了事：我母親已經送醫院，她自殺了。

我沒法敘述我母親的悲哀，她在甦醒之後，說她重重地摑了施留爾一巴掌，甚至把他從酒醉中打醒過來，她找他算賬，他踢傷了她，逃了，再也沒回來……

如今，要說我自已的故事了。

我就住寄在金號老闆家，但他炒金炒濃，店關了，最後我離開他們，做了一個女人最容易做的工作：舞女。

我在這裏「混」，已經混了好幾年，從一個「紅舞星」淪爲跑公寓的「應召女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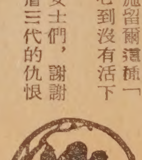
前天有個洋人找女人，事頭婆因爲我懂英文，便要我去。我麻木地到達海后大樓那家公寓，想不到找我的人就是施留爾。——那時我已換上了「浴裝」。

他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他！

那是不用解釋的，我沒打他，但我用最惡毒，最下流的話罵他，並且要他「負責賠償」——這條險惡的狼，先給我看看他的手槍，並且和顏悅色地要同我「談判」，我放鬆了警惕，冷不妨一拳頭朝我下額擊來，我便昏倒了……

先生們，女士們，我再無恥，可是我發覺我是這樣純潔，在施留爾這種「高貴」的人們之前，我傷心到沒有活下去的信心了……

三代，——先生們，女士們，謝謝你們的關心，我心上重壓着三代的仇恨呵！



銅牆鐵壁屹立你面前

謝冰心

美國百餘年前一位老實的總統的預言應驗了：「你能暫時欺騙一切的人，或者長久欺騙少數的人，但是你不能長久地欺騙一切的人。」在艾森豪威爾勉强地穿上和平外衣到巴黎參加四國首腦會議的前夕，他所派遣的間諜飛機，在蘇聯境內人贓俱全地被擊落了。於是他和他的同伙們狼狽失措，章法大亂，從彼此掩飾、彼此攻訐……矛盾重重之中，第一號戰爭販子的事實眞相，昭然大白於天下！

現在，在美國除了一小撮抱着價格飛漲的軍火股票，而笑逐顏開的華爾街好戰分子之外，一向窒息在侵略政策控制欺騙之下的美國人民，也覺悟起來，憤怒起來，他們紛紛地在報紙上發表他們的譴責。

戰爭狂人的心理，到底是和常人不同的，他還敢於冒天下之不韙，計劃來到遠東，巡視他的幾個搖搖欲墜傀儡政權，特別是來給他的日本走狗岸信介撑腰。想挽救賣國政府的地位和自己在遠東的面子，但是他的先遣人員新聞秘書哈格蒂已被憤怒的千萬日本人民，擠得站不住脚，連岸信介的招待晚餐也顧不得吃，狼狽地逃到阿拉斯加去了。最大的奔騰澎湃的怒潮，日本人民團結堅强的銅牆鐵壁，正屹立在艾森豪威爾的面前。

陰險的花招

俞平伯

作惡多端的人，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就會有種種荒謬的行動。無賴的態度，進一步露出他的猙獰的面目來；試以美國最近在五月一日用U—2型 間諜 飛機侵犯蘇聯領空的事件作爲例子。

原來美機曾經多次侵犯蘇聯的領空，這次特意選了「五一」勞動節大大的幹一下，第一個辦法是偷。飛在二十公里的高空，滿以爲可以偷過去了。却不料很快的被蘇聯的火箭給打下來。這情形不妙。第二個辦法就是賴。飛機既已打壞，飛機師想必死了罷，所謂「死無對證」，於是有什麼觀測氣象啦，飛機師發暈啦，種種可笑的話。又不料人贓并獲，謊話拆穿。抵賴不掉，只好承認。它雖承認，却不認錯。說什麼「這種行動有利於美國的國策」。好比捉住了賊；賊說：「不錯，是我，但我還要來偷你哩。」這像什麼話！更離奇的，反而怪上了蘇聯，說蘇聯保密太過分了。「你爲什麼鎖門呢！你們鎖得這樣緊，那就無怪我要來偷你了！」

在這情况下，開四國首腦會議，無非欺騙人民，實爲有害無益；破壞會議的責任，無論如何，美國是不能推卸的，這是很明白的。無法應付這個，艾森豪威爾又耍了一花招：說，這樣的飛行已經停止了，不再恢復了；又說，停止間諜飛行只限於他担任總統的期間。誰都知道，艾森豪威爾的任期，到明年一月就滿了。這又好比賊說：「我暫時不偷你了，到六個月後再說罷」。這多麼可笑。但是，不，不可笑。這是十分陰險的。

不受歡迎的人

樓適夷

惡事已做盡，
絞索抽更緊。
過街老鼠人人打，
戰販生涯無路行。
到處紅旗翻巨浪，
吼聲似雷拳如林。

汽車開不動，
飛機難直升。
奴才冒冷汗，
總統魂胆驚。
不用翻譯也聽懂：
「滾，不受歡迎！」

湯溪水庫

漫羅

如果不是因爲東瀧大橋還未修好，那麼到饒平參觀湯溪水庫汽車就可以沿汕樟公路直去，現在我們只好繞道由護堤公路先到潮安轉樟林再駁入樟汕公路。假如將潮安、樟林、汕頭三地各作爲一點，用直線連接起來，那麼這三個地方剛好成爲三角形的三個角，而角與角之間的距離就是邊，本來從汕頭去樟林只要走一條邊的距離，現在却要走多一倍，多了幾十公里的路，從多走的路程來看，可見澄海三橋對交通的重要了。

離開汕頭，汽車沿着護堤公路飛跑，汕頭機械廠、電力廠、自來水廠一會兒就給我們抛在後面。經過亦潛、鮀浦、橫沙等地約走了兩個鐘頭，於上午十點多鐘到潮安城，汽車在潮安南門鼓樓車站停了約五分鐘，便開出了水門通過改建了的湘子橋朝樟林進發。過去湘橋中間低下去用二十四隻梭船上架木板，這樣行人過江雖然不怎麼困難，但汽車就有問題了。現在的湘橋却如平地，兩車對開完全不須相互迴避。這是新舊湘橋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出了潮安城，車一入郊區，氣象又不同了，在汽車經過的路邊山坡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人，他們正在進行平整土地，山坡上過去可能就是墓塚，工地的臨時指揮部是一間臨時蓋搭的營幕，營頂紅旗迎風飄揚，顯示出這是一場人與自然的戰鬥正在進行。

公路寬大平坦，兩邊種着高聳的有加利樹，汽車風馳電掣地向前駛，到了錢東，汽車停下來，這裏已是饒平縣界了。

錢東鎮雖然是很小的地方，但這裏的公共食堂却很大很寬敞，而且是新建的房子。郵局、戲院、百貨公司的新房夾在舊房子中間，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街道雖然不很寬大，但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市面也熱鬧，原來錢東是三岔路口，它公路東北上，可通福州樟州，北達客屬的大埔，南至汕頭，因此它是粵北、閩南入汕頭必經之路。可以說是饒平除了黃岡的另一重鎮。

過了錢東之後，公路經過的地方多是山區，因此比較難走些，又加上路窄不平，車子行起來少不免顛簸。不過已坐了幾日長途汽車的我，似乎習於這種生活，倒亦不覺得怎麼辛苦。這大概是與心情有關吧！

正午十二時左右，我們抵達湯溪水庫工地，這裏有許多臨時蓋起來的篷寮，從掛在門口的匾牌，我們知道這是百貨公司，那是郵電局，還有各地搬來的工作人員家屬臨時住屋，本來是空寂的山頭，現在却變成熱鬧的村落，這是隨着湯溪水庫的興建而產生的新村。百貨公司賣的日常用品如布疋等應有盡有，現在內地服務性質的商業，眞是做到方便消費者，而且我們的勞動者到那裏，那裏就供應上日用必需品，配合得非常好，使參加工作的人安心工作，起碼不會爲買點日用品而操心。

湯溪水庫的主要工程雖然完成了，但還有一些較次的工程還在繼續建設中，所以到處還可見到熱情勞動的人。

水庫的辦公大樓，主座是三層的建築物，樓的最頂有水庫的標誌，向左右兩邊伸出去的扶手則是二層樓中式建築，背後是崢嶸的山峰，怪石嶙峋，主座二樓爲禮堂，飯堂在左側，很大，起碼可坐百多人同時開飯。我們的人一到，主人便招待我們在二樓休息，倒茶遞烟，大派潮州柑，和饒平著名無渣糖果——冬瓜丁，主人的熱情招待反使我們侷促不安。稍爲休息之後，中飯由水庫工地請客，這一餐的菜色眞是豐富，四大盤，四大碗，有鹵鵝，炆豬脚，牛腩，上湯……等。

饒平近山又近海，所以山珍海味應有盡有，今天的菜都是地道的土產，我最讚賞的幾個菜是魷魚和牛腩，其他的菜色自然亦是新鮮而可口的，不過我特別喜歡的是那些「本港魷」，肉甜而爽口，牛腩則不單火候夠，又不濃、不膩，在香港一些賣牛腩的往往落得「花椒」「八角」太多，因此香是香了，可是太香了往往使人聞了悶心，這一餐却不會。今早我只食了一碗稀粥，現在肚子有點餓，食起來飯特別香些，素來只食兩碗飯的我，食了三碗，猶想再添，不過八個人一抬就有八個菜，而且是大盤大碗的，剩下太多簡直就是浪費，因此雖然拼命食餸，但還是食不完。

湯溪水庫是目前汕頭專區最大的水庫之一，位於饒平縣黃岡的北面，剛好是黃岡河的中游，它的長度約廿四華里，主壩高達十七公尺，長一千三百四十五米，所用的土方相等於聞名全國的官廳水庫，可蓄水三億五千多萬立方，比北京的十三陵水庫大六倍（六千多萬立方），淨是水泥就用去四萬三千多磅，國家投資一億六千多萬元，是限額以上的工程。

湯溪水庫是根治黃岡河歷年爲患的水利工程，黃岡河發源於福建南部山區，它和其他河流一樣三天不雨就乾旱，遇到雨季又往往成災，人民受害不少，水庫建好之後，不但清除洪水泛濫；而且可以灌溉附近田地十五萬畝，能發電力一萬三千瓦，養魚年產十萬担。現在水庫工地整天用的電力就是它本身產生出來的，周圍還可種植果樹不計其數。

聽完饒平縣縣長的介紹，我們先在主壩上走了一圈，壩的這邊是碧波萬頃，微浪鱗鱗，壩的另一邊則急水奔流冲擊着電力發動機的轉輪，不過淨是看看主壩實在還看不出什麼名堂，因爲其他水庫亦都是如此，後來工地派來三艘電船，我們乘船一遊之後，印象就大爲不同了。因爲光聽數字，聽來聽去總是數字，究竟能容三億

多立方尺水量的水庫有多大，我一向是懵然無所知的，電船開了半個多鐘頭我們還走不到五分之一的地方，我們經過一處地方，縣長指着說這地方就是湯溪，它的水本來很熱，可燙雞取毛，可是現在小小湯溪，已被包括在水庫範圍之內，它的熱力就減少了。現在水庫水的深度經常都保持在二十多尺右左，據說去年八級大風時水庫的水，白浪滔天，如果不說這是水庫，你會以爲是一片海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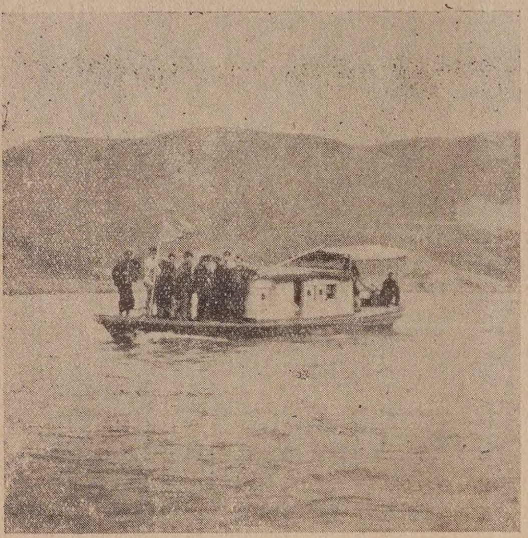
因爲水域濶，又深，因此湯溪水庫養的魚普通每條可達二三十斤，大的一百、八十斤是常事，過去我們印象中的淡水魚，如果每條達十斤以上的已算是不錯了，根本就很少有廿斤以上的，這是因爲池塘細小、水淺，如果冬天十月旱季，魚兒根本就沒有活動的地方，自然不可能養得大了，現在是水深流遠，養一百斤的大魚是完全可能的。

湯溪水庫是一九五八年九月才開始興建的，一九五九年十月份基本完成了主要工程，現在還有一些小工程還在繼續中的如洩洪閘、水電設備等。建水庫的時候有幾個村被遷移到別處去，被遷的人均由政府發給新屋和田地。聽說有幾座大山被用去作土方之用，現在成了平地，又有許多山谷被填平，一向認爲移山倒海要具有神力，可是今天移山倒海却完全是人造出來的，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豪邁事業。

「蛇無頭不行」這是說凡物應有主腦作領導，自然領導亦有好和壞，好的領導，行起來就快，湯溪水庫就是因爲它有堅强的領導，而且工作是造福人民的，每個來工地參加工作的人其實就是爲自己工作，就是他們自己的切身事業，因此每個工作人員都發揮了最大的積極性。工地沒有車子挑泥，那麽工人們就開動腦筋幾天內造出幾千部土製的車子，解決運輸問題；工地就是學校，被調到工地的人大都是工人農民，但工地爲了解决技術問題，一共辦了六所學校，使他們在一面勞動一面學習中學會製造必需的工具，和訓練出一批木工、機工、電工。這樣雖然建設水庫沒有很多技術人材，但經這樣一來亦就解决了。

土洋結合兩條腿走路的方法亦是使工作速度飛躍進展的原因之一，土方法可以節省材料，這樣使水庫工程成本降低了百分之七十。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比如我們買一部書，如果打七折，一元定價只付七毛，可現在打三折只付三毛，便宜了七毛，節省了資金。

羣衆的熱情亦是不可估計，據說去年年底，正當天寒地凍的時候，主壩底層有小小毛病，有幾個工人奮不顧身到水底進行修理，決心要把它修好，可是領導爲了他們的身體叫他們起來，另想辦法，但他們不肯，結果只好由指揮處下命令，他們才起來，羣衆對於水庫的感情是這樣濃厚深刻。



乘小艇暢遊湯溪水庫　（作者攝）

我們乘着水庫的電船，在碧波萬頃的人工海上遊了幾十分鐘之後，使我眼界大開，亦使我明白了三億立方尺水究竟有多大，眞是百聞不如一見，光看數字我們是不能領畧其萬一的，來回坐了八個鐘頭汽車到這裏來參觀，最重要的節目就是這一遊了。

湯溪水庫在汕頭專區算是最大的目前，但更大的，再遲些日子，就不是它了，那就是正在緊張施工中的揭陽鳳凰水庫。不過湯溪水庫好，鳳凰水庫亦好，如果將它與湛江的青年運河比，是小巫又見大巫，那青年運河可蓄水十億，比湯溪又大三倍，我眞不能設想，那該是多大多長啊。

藻庵詩鈔

藻翁

畫贈翁庵

注酒傾詩泥小留，袖重携上澳門秋。賞心不在人間世，畫與平生欲到幽。

湛江中秋

南天三見中秋月，行露疑霜怯有侵；未得歸前何所往，不知圓後可無陰。積塵薄澣衣愁破，旅食長依腹累深，葭外溯洄心萬里，滄波槎絕渺從尋！

題畫竹

待製漁竿種已遲，直留投老借筇枝。信天翁豈無聞見，負鼕驅淵欲盡時。

李翁繪修松貞石丹桂幽蘭赤芝壽靜丈題祝時同客雷陽

德熟欣看老樹榮，（蘇詩樹老德亦熟）李翁從畫且從盟。盤桓有日當歸與，瞿鑠如人未錯評。石便忘年知大壽，桂方留隱亦多情。先生蘭佩芝餐者，儘獻清供已集成。

黃李兩翁作畫壽張巨公賦題

自有家珍數，虛懷却未誇；曲江唐世澤，三影宋詞華。尙友吾差晚，當春壽以花。營丘公望畫，先我祝齡遐。

湛江邂逅李翁

但爲危行得毋畸，肯便删狂與世移。身當面目更誰塵裏識，家山從爾畫中思。同是欲東絕代無窮亂，路轉平生又幾歧！殊季意，問聃何往諮牛宜？

翁老以詩寄貽次韵答之

問訊江湖遠有詩，鷗群分後各從誰？高飛被笑曾鬪譽，三匝難依尙繞枝！陸未眞沈身若泛，人如何瘦菊應知。已無兄弟親惟友，展盡重陽未盡思。

詩之葉

紹興秋瑾紀念館

沈定庵

祖國沉淪感不禁，閑來海外覓知音；
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
不嗟險阻嘆飄零，關山萬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秋瑾烈士遺詩

秋瑾烈士是中國婦女走上革命道路的先行者，她不僅為民族解放運動，並為婦女解放運動，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烈士就義的五十週年紀念時，在烈士紹興的故居「和暢堂」成立了「秋瑾烈士紀念室」，去年擴展為紀念館。秋瑾紀念館分陳列室和起居室兩部分。館內陳列的文物資料有一百餘件；其中包括有烈士的手跡、照片、遺物等。

「和暢堂」原是烈士故居的一個廳堂的名稱，後來成為這裏的街名了，故居是一座三進平房，陳列室和起居室設在第二進平列的三間房子裏，陳列室的第一部分對烈士的一生作了詳盡的介紹：



秋瑾烈士遺像

秋瑾於一八七五年十月十一日生於福建，幼年天質穎慧，跟父親讀了許多書，十多歲時偶而學寫一些詩歌，在意境和詞藻上也都清麗可誦，並好劍俠，喜歡騎馬，非常豪爽。這裏陳列着烈士家庭主要成員的畫像，他們是烈士的叔祖秋日覲，曾任台灣淡水同知，甲午之戰，日軍侵佔台灣，秋日覲奮起抵抗，英勇犧牲。他的兒子秋代後來還參加過義和團；父親秋壽南在福建、湖南等地做官，很愛秋瑾的穎慧，後病歿於湖南任所。秋瑾的母親單氏，是一位深明大義的婦女，對女兒的一切革命言行，從不加以阻攔，並在經濟上給予支持，而秋瑾事母至孝，所以母女的情感是深摯的。秋瑾的哥哥秋來子也富有革命思想，贊助秋瑾赴日留學，並參加大通學堂的教務工作。還有秋瑾的嫂嫂張順，曾資助秋瑾辦大通學堂，不惜變賣自己的首飾和一切，作為秋瑾革命活動的經費。富有革命傳統的家庭給秋瑾烈士的革命事業帶來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一八八九年，秋瑾十五歲，因父親調官湖南，隨家人第一次回到故鄉紹興，住故居和暢堂。

秋瑾在十九歲那年和湘潭富商王某的兒子王廷鈞結了婚，生一子一女，子名源德，女名燦芝。秋瑾的夫家是依靠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革命起家的，王廷鈞又是一個十足的紈袴子弟，夫婦的心情很不相投，她對這個家庭感到憎惡。

一九〇二年秋瑾隨王廷鈞到了北京。當時清廷腐敗，上下泄沓，絲毫不知振作，烈士目擊心傷，悲憤填膺，在悲憤之餘便思以改革政治為已任了。秋瑾當時認為欲改革政治必須充實知識，故對當時發行的新書新報無不搜求閱讀，日積月累，受到進步潮流很大的影響，思想起了顯著的變化。她主張男女平權，並謂「革命當自家庭始」。她想到日本去，目的在觀察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設施及演變，作為將來改革本國政治的借鑑，並廣泛結識海外愛國志士，可是秋瑾的出國留日的計劃，遭到王廷鈞的極力反對。王起初採取一種斷絕經濟的方畧，藉以束縛她的行動，後來加以利誘，然均不能動搖她憂國憂民尋求革命的堅強意志。臨行，她把簪珥之類盡付典當，勉強籌集了川資，終於在一九〇四年的夏天離開了政治上與已不合的丈夫和心愛的子女，隻身東渡日本留學去了。在舟過黃海途中時，烈士寫了兩首充滿愛國熱情的詩句，其一云：「片帆破浪涉滄溟，回首河山一發青。四壁波濤旋大地，一天星斗拱黃庭。千年劫盡灰全死，十載淘余水尚腥，海上神仙渺何處，天涯涕淚一身零。」又一云：「聞道當年鏖戰地，至今猶帶血痕流。馳驅戈馬中原夢，破碎河山故國羞。領海無權悲索寞，磨刀有日快恩仇。天風吹面冷然過，十萬雲烟眼底收。」

秋瑾到日本後，住東京赤坂區檜町十番地，先入預備學校補習日語，第二年加入同盟會，識孫中山、章太炎、徐錫麟、許壽裳、蔡元培、陶成章、魯迅等人。不久，同盟會正式成立，選舉時，秋瑾被推為浙江分會會長。一九〇六年清政府勾結日本壓廹革命留學生，頒佈留學生取締規則，留學生群起抗爭，罷課示威，但沒有結果，因此大部份學生退學回國。秋瑾也在這年返國並第二次回到紹興，仍住和暢堂。不久她應吳興潯溪女校之聘，担任該校生理教員（「看護學教理」一書可能在此時所譯），暑假即辭職赴滬。秋瑾在潯溪女校的時間雖很短，可是這裏就很快地佈下了革命的種子。她對女校校長徐寄塵和她的妹妹徐小淑及女學生吳惠秋等的愛護和期望是深刻的，這反映在她送給徐寄塵的兩首詩裏：「祖國淪亡已若斯，家庭苦戀太情痴。只愁轉眼瓜分慘，百首空成花蕊詞。」又：「何人慷慨說舊仇，誰識當年郭解流。時局如斯危已甚，閨裝願汝換吳鈎。」

秋瑾到上海住虹口白克路厚德里，密與同盟會會員陳墨峰製造炸彈，因藥性爆裂，聲震屋瓦，兩人均被炸傷，幸無「罪證」得免。當時同盟會會員吳樾在京謀炸五大臣的炸彈即為他們兩人所供給的。吳樾被害後，秋瑾曾賦詩哭之。不久秋瑾在上海首創「中國女報」，她認定革命是救國的唯一道路，她熱愛祖國，也熱愛婦女同胞，她在「中國女報」的發刊詞裏表明了這種深愛。她說，「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結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為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大光明世界，為文明之先導：……使我中國女界中放一光明燦爛之異彩」。當時報刊所有編輯、校對、發行等工作，全集在她自己一身而不以為苦。但由於經費的困難，僅出了兩期就停刊了。陳列室陳列着一封烈士親筆答覆讀者的信扎充分說明了當時辦報的處境和她滿腔的悲國之情。信裏寫道：「惠函熱心溢滿朶雲，聆誦之下，不勝感佩，惟敝日報獨力經營，財力萬分支絀；況知音寥寥，將伯誰呼？同心缺少，臂助無人，嘆同胞之黑闇，痛祖國之無人，不圖得閣下熱心青眼，賜我砭言，感何勝言。近日因經費無着，報館暫行中止，惟三期之報仍擬續出，如有惠稿即請賜寄紹興南門內和暢堂某收為荷。草草手上，敬請學安。秋瑾頓白」

一九〇六年秋瑾第三次回到紹興與徐錫麟等同辦明道

義葬秋瑾的吳芝瑛

白　盧

秋瑾死後，起初無人敢於收殮，旋有一婦女挺身而出，願意為她收屍安葬，這人便是吳芝瑛。

吳芝瑛是安徽桐城人，為著名古文學家吳汝綸的侄女，詩文有修養，書法也出色，嫁夫廉南湖，又是個頗有詩名的名士。自葬秋瑾於西湖之後，竟被御史常徽劾奏，說她是秋瑾的同黨，要緝捕她。其夫上書申辯，輿論又主持正義，又得各方營救，事乃不了了之。此後其夫也棄官不做，歸滬居小萬柳堂，從此夫婦只做些公益事業，但對辛亥革命和再造共和都頗出了一些力。如革命軍起，吳芝瑛助餉籌欵都非常熱心；袁世凱甘冒中國人民唾棄，做竊國大盜時，她寫出一封義正詞嚴的信，痛斥袁氏奸詐叛國。這些都表現得很不錯。

一九零七年她火葬秋瑾遺骸時，還寫了挽秋瑾女俠詩五律二首，其一云：「昔日同遊地，今朝來哭君。百年誰不死，三尺此孤墳。時事那堪道，英靈自有群。行人痛寃獄，掩淚話殷勤。」其二云：「碧血千年事，悠悠那足論。此心天可白，一死我何冤。玄酒空山奠，孤亭落日昏。舊交三兩在，誰與訴煩寃。」

以後吳芝瑛還為秋瑾立傳，寫墓表石，建悲秋閣，造風雨亭，印秋瑾遺著，為秋瑾遺孤呼吁教養，都做了很多事。我們研究秋瑾事迹，借賴於她的很多。她兩人氣質本來不相類似，結交也不算很深，吳芝瑛能够這樣做，全出於她同情民主革命。無怪當時有人寫詩頌她：「死後秋心比月明，一棺風雨泣同盟，誰爲埋入深深土，女士爭傳吳芝瑛。」

女子學堂，目的在使女子有學問、求自立、以爭取男女平權。為了進一步發展革命的事業，徐錫麟和秋瑾等又創辦了大通學堂，名為養成小學體育教員；實際上是訓練革命黨人的軍事機關。校內編制完全模仿陸軍的計劃，以學員作為革命的基本隊伍，同時並暗招紹（紹興）、金（金華）、處（處州）三府所屬革命志士編為光復軍，分「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八軍，鑄戒指二十八枚，鐫詩其上，分頒各地魁傑，以資憑證，並推徐錫麟為首領，秋瑾為協領，王孝高、竺紹康、張恭、呂逢奎等為分統，積極準備起義。

為了革命事業的進展，不久徐錫麟離開了紹興到安徽進行活動，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正月，秋瑾接辦了大通學堂並主持浙江的革命工作，雙方約定一俟皖事得手，浙省即發難響應。徐錫麟以候補道員資格，又通過種種關係，納粟捐官，於一九〇六年出任安慶巡警學堂會辦，翌年五月廿六日起義事敗，至七月八日被害，死年三十五歲，同時遇難的有陳伯年、馬宗漢等。

自安徽事變後，浙撫張曾敭已風聞秋瑾為革命黨人並與事變有關，又加上當時紹興學閥杜海生等八人的陷害誣告，紹興知府貴福於六月初四午後率領由杭來紹新軍和山陰、會稽兩縣營兵，如臨大敵地包圍大通，並開槍射擊，方把秋瑾逮捕。他們連夜審訊，沒法得到秋瑾的半字口供。最後她僅寫了「秋雨秋風愁煞人」七個字，於六月初六日（公元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五日）黎明在紹興軒亭口從容就義了，死年三十三歲。

秋瑾、徐錫麟等以及同盟會和光復會領導下的許多次起義雖然失敗了，然而它們對革命的影響是深遠和巨大的，不但使清朝統治的本質完全暴露；更主要的使人民在封建統治的漫漫長夜中，漸漸地望見了革命的曙光，大大振奮了反清革命的鬥爭情緒。在秋瑾、徐錫麟死後的第四年，由於屢仆屢起的革命浪濤，在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日爆發了武昌起義，終於取得了辛亥革命的勝利。

光復後的十九年，紹興人民為了追思秋瑾烈士的革命功績，特在烈士就義處——古軒亭口，建立了巍峨的紀念碑，並在臥龍山的西側建了一座「風雨亭」，亭是就烈士的絕命詩句「秋雨秋風愁煞人」而取名的。

陳列室的第二部份的一間房子，原是烈士的餐室和寫文件的地方，陳列着烈士的遺物、手蹟等珍貴資料。一塊黑色羊毛絨方圍巾、玳瑁鐲等，都是烈士生前用過的，一盒用臘的日本「掘井」毛筆白臘紙，這是烈士在日本參加同盟會時用來刻寫革命宣傳品的。還有一冊「又補齋圖」，這是烈士嫂嫂家藏的畫冊。她在把自己的首飾變賣盡後，最後把這本畫冊也付與秋瑾去典押，作為革命的經費。現在這本畫冊仍很完整地陳列着，人們不禁為烈士的嫂嫂這種襄助革命的精神而肅然起敬。這裏還陳列着烈士給他哥哥秋來子信件的縮影（原物現藏浙江省文管會），還有兩頁寶貴的手跡，是秋瑾在犧牲前五日寫贈她學生徐小淑的詩箋，詩寫道：河山觸目盡生哀，太息神州幾霸才，牧馬人驚侵□□，蟄龍無術起風雷，頭顱肯使閑中老，祖國□甘劫後灰，何□傷心荆棘限，長嗚光復莫徘徊。（詩中□者，字跡已模糊難以辨認。）另一頁寫着：痛同胞之醉夢猶昏，悲祖國之陸沉誰挽，日暮窮途，徒下新亭之淚，殘山剩水，誰招志士之魂，不須三尺孤墳，中國已無乾淨土，好持一杯魯酒，他年共唱擺崙詞。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末旁寫着一行小字：壯志猶虛，雄心未滿，中原回首腸堪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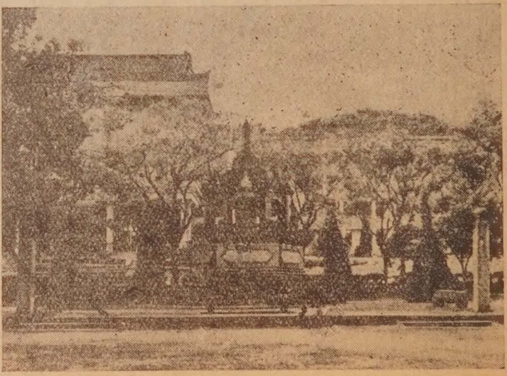
從這些悲壯的詩句裏充分反映出她願為革命付出自己寶貴生命的崇高意志和決心。

陳列室裏的墻上掛着兩幅照片，一幅是一柄倭刀；另一幅是一襲和服，也是烈士生前用過的東西，但原物在舊時已被盜賣。

紀念館最右邊的一間小小的房子，是秋瑾烈士的臥室，室前一排明窗，臨窗一張書桌上放着筆、硯、花瓶和烈士的一枚象牙圖章。房屋的右角放着一張眠床，左邊墻上掛着她祖父露軒公寫的一副小楹聯和一張小條幅，書法蒼勁，室後板壁上還掛着一堂朝鮮愛國志士金仕龍寫給她父親的字屏，這些都是原物，現在還照原樣佈置着。這間不滿方丈的小室，曾經是烈士和徐錫麟等人的活動中心。房後為側樓，樓上就是當時藏槍支和秘密文件的處所。

臥室裏還陳列着數十種紀念文獻和有關徐錫麟烈士的革命文獻及遺物，使人連想到這兩位烈士生前慷慨奔赴國難的情景來。

這小小的臥室，却包涵着這樣偉大的人物和如此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蹟，身處室中，並不覺得此室的渺小，反而感到周圍有無限廣濶的天地。



杭州西湖的秋瑾墓

名樹傳芳

牧之



著名的樹木，往往和我們的好些歷史故事或者神話傳說互有聯系，使人們在看到它們的時候，想起許許多多令人興奮或者感嘆的事迹。國內各地都有一些著名的樹木。泰山的「五大夫松」、拉薩的「唐柳」、曲阜孔林子貢手植的楷樹、山西洪洞的那株老槐和北京煤山那株崇禎自縊的老樹，就都是這樣的名樹。

不過，要想在我們這樣幅原廣大的國土上走遍各地看到它們，并了解到它們的一些「名堂」，這怕很難辦到。但是這些和我們的歷史血緣密結的樹木，却又是很值得談一談的，從它們身上，有多少的歷史、神話、勞動和創造的故事可談啊！近年來，我常回到廣州的老家，偶有機會，就去看看省內一些著名的樹木，低徊樹下，回憶這些樹木的經歷，禁不住有許多激情柔緒，浮想聯翩。

紅棉

廣州到處都可以看到木棉，越秀山上，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門口，公園裏面，都有它們的踪迹。木棉樹是廣州著名的樹，柯榦挺立、開花時滿樹猩紅。有咏木棉的詩句云：「紅花朶朶破春寒，掛滿枝頭百尺竿」。但是最惹人注目、經常被人提起的，却是珠江河畔的一株老木棉。

這株巨大的木棉兀立在熱鬧的長堤上，珠江河畔第二十號碼頭前面。它軀幹畧畧傾斜，蒼老黝黑。樹齡起碼有一百多歲了。許多人走過它面前的時候，都禁不住投以深情的一瞥。尤其是它身上還保留着一些銹痕斑斑的大鐵釘，更加引人矚目。

珠江河畔這株木棉的歷史是不平凡的。一百多年前，江畔的這個地段曾經設有炮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時候，向海珠炮台進攻的英軍沒有得逞。一八五六年又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因爲林則徐等主戰派被清廷迫害黜逐，侵畧軍得以長驅直入，攻佔了江畔地段。在這株木棉樹上釘上許多大鐵釘，用來架設大炮，向廣州市區轟擊。

炮火損害了這株木棉。直到現在，它的被毁的樹梢還沒有復元。樹身也留着飽歷烽火的顏色。那些大鐵釘深陷在樹身裏，有幾根還是帶着鐵環的。

幾年前，廣州市博物館曾經拔出這株樹上的兩枚鐵釘，一枚送給中央文物保管部門，一枚留在館裏。人民政府還特地築了木欄圈圍護着這株木棉。

一百多年的時間像流水那樣過去了。歷史的變化可眞大哪！在當年林則徐被黜逐，仰天嘆息的地方，今天正在放映着謳歌這位民族英雄的影片。當年含垢忍辱的木棉，如今在它的脚下，珠江裏船舶如織，堤岸上熙熙攘攘，早已經一面外國的旗幟也看不到了。

當你見到這株飽歷滄桑、如今仍巍然屹立的老樹時，怎能不感情激動呢？



木棉（國畫）　陳子毅作

荔枝

各地都有許多關于「三種寶」的謠諺，如「吉林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之類就是。謠諺裏廣東的「三種寶」是什麽呢？有說是「象牙、端硯、香雲紗」的；也有說是「瓊州菠蘿蜜、增城荔枝、三角洲蠶絲」的。

這裏單來談談荔枝。南方的荔枝全國聞名，廣東的荔枝、龍眼甚至是全世界一切荔枝、龍眼的始祖。直到今天，一切外文裏面的荔枝、龍眼，仍然是廣東語言的音譯。

廣東荔枝有許多著名的品種，黑葉、糯米荔、桂味、妃子笑等都是。但是爲什麽謠諺裏面，單單提到增城的荔枝呢？增城固然是一個荔枝豐產地，但謠諺裏可以提到它，却並不是由于這個，而在于：增城縣城裏，有一株遠近聞名的「掛綠荔枝」。南方的人們一向認爲這是荔枝中的「極品」。

這株樹所結的果，和所有荔枝不同，它每一顆荔枝都有一道顯著的綠線繞身而過。在民間的神話傳說裏，八仙中的何仙姑曾經在這株樹下憩息過。那一道綠線就是她掛在樹上的腰帶變成的，神話傳說固然無稽，然而從這樣的傳說裏，却可以想見人們對「掛綠荔枝」的推崇，人們簡直是把它當「仙果」了。

由于「掛綠荔枝」的味道特別甜美，這株樹在舊社會中一直被達官貴人們所壟斷。每當開花結果的時節，荷槍實彈的士兵就來把守了。果子採摘下來，被裝在小小的錦盒裏，每盒兩枚，作爲軍閥官僚間互相餽贈的厚禮。那時候的價錢，一枚「掛綠荔枝」約莫是從五斗谷子以至十両銀子。在日本帝國主義侵佔華南的時候，這株樹的果子又被摘去作爲「獻給天皇的貢品」。

這株樹有一半已經枯壞了，但存下的一半仍能够結果。現在有竹籬把它圍着。看起來樹貌很蒼老。但解放十年來這老樹也開始了新的生命。它的果子採摘後總是首先滿足羣衆的需要，有一年運了一批在廣州的百貨公司零售，價錢也十分廉宜。

在繞着這株樹盤桓的時候，我想起了歷史上那些撕裂

絹帛以博妃子一笑的帝王，打爛珊瑚競示豪富的貴族，把普通的桃子當做仙桃的權貴，以至于西方那些專吃駝鳥腦髓的奴隸主……人類的歷史走過了多麽沉痛的道路呵！

菠蘿蜜

世界最大的果子是什麽？是菠蘿蜜。

菠蘿蜜和菠蘿（鳳梨）不同。菠蘿是草本植物。菠蘿蜜是桑科喬木，這種樹在南洋可以結出六七十斤重一個的果子。在華南的結實雖沒有這麽大，但也可以達到二三十斤，海南島出產的菠蘿蜜是很有名的。上引廣東謠諺「三種寶」裏也提到它。在華南，有人把它叫做「大樹菠蘿」。

廣州市南郊外八十里處有一個菠蘿鄉，那裏有一間異常巨大的廟宇，叫做「菠蘿廟」。這座廟的來歷是很不平凡的。它原來是歷代的海神廟。古代帝王爲了炫耀權威，不但要到泰山去行「封禪大典」，「封泰山而禪梁父」。而且，還要册封「海神」呢！海神被封爲「廣利王」以至于加爲「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唐、宋、元、明、清歷代的皇帝、祭奠海神的使者，都曾經僕僕于南來的驛道上。終點就是海旁的這座古廟。

海神廟標誌着中國和海外各國的接觸點。在這座廟外，有兩株菠蘿蜜巍然屹立，廣州民間傳說，這兩株樹是六朝梁代時，前來貿易的海外商人種下的，被視爲是菠蘿蜜樹的祖先。

菠蘿蜜樹大抵是來自印度和馬來亞一帶。說這兩株樹是梁代留下來的，未必可信。但這兩株樹屹立大海旁邊，標誌着廣州是一個千多年前就和海外各國商旅接觸頻繁的城市，標誌着這種果子源出海外，却是很雄辯的。

廣州從前有「第一游菠蘿，第二娶老婆」的詼諧俗諺。這兩株古老的菠蘿蜜樹，也構成了那史迹密布地區的美麗風景。

緬　茄

全國僅有一株能够結子的「緬茄」，樹生長在廣東高州縣。高州幷不偏僻，南方的巨大石油礦的所在地——茂名，原就是屬于高州的。

一踏進高州城裏，就到處可以聽到這樣的話：「你去看過那株緬茄了嗎？」在這個縣裏，男女老少，大家都知道有這株樹。鄰近各地也有許多人知道它。

這株樹，是和一段悲慘的歷史事實聯系在一起的。「緬茄」是一種異常高大的樹，能結一種斧頭狀的巨大的豆莢。這種莢子異常堅硬，要用石頭才能够把它砸開。在成熟的莢子裏面，有一個個緬茄子（大抵從一兩顆到五、六顆），它模樣兒很像荔枝核，赤褐色，一寸多長。所不同的，是核上有一個異常堅硬的「腊頭」，顏色如腊，但是堅硬得就如象牙。這個腊頭可以雕刻各種風景人物，使這顆緬茄子形成一件精巧的藝術品。

緬茄樹原來產于緬甸，中國是沒有的。明朝年間，有一個高州籍的大官李邦直，受皇帝賞賜，携回了一顆。他把這顆樣子奇特的樹籽給他的兒子賞玩，誰料却被失落了。這官僚懷疑是一個梁姓婢女偷的，就嚴刑拷問，婢女終于被活活打死。

事實上緬茄子是失落在床底下的，本來一般緬茄子在中國是幷不能發芽生長，這一顆却偏偏長出了一株樹來。使那婢女寃情大白。計算起來，這樹已經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了。因爲有這麽一段來歷，當地人們曾把它叫做「含寃樹」。解放前，受了委屈的婦女，還有披頭散髮，到這株樹下來跪拜號泣的。緬茄子一年結實一次。從前，採摘的時候，人們還有爇香供祭的習俗呢。

用這株樹的種籽，幷不能再種出同樣可以結完整的「緬茄子」的樹來。因此這樹是全國唯一的了。由于有這麽一株樹，當地緬茄雕刻的藝術很發達。雕刻工匠可以在緬茄子的腊頭上雕出龍鳳、雙鶴、松樹、樓閣等等圖案，龍口裏還含着小小的滾珠，很是精巧。

這株樹異常雄偉，綠葉參天，蔚成巨蔭。公社社員對它保護得十分周到。當我們來到樹下時，看到樹的周圍圍着石頭護欄，樹身上還掛着一隻蝙蝠，野蜂在樹上嗡嗡地飛。顯然，平時是沒有人攀爬上去的。人們正準備在樹下立起一方碑石，記載它的歷史。農民們爲我們指點山河，告訴我們那個不幸的婢女當年埋葬的地點。言之鑿鑿，就像是不久以前發生的事情一樣。大風吹來，這樹枝葉搖擺，就像潮嘯，似乎它正日夜爲一切歷史上的苦難者，傾訴不平之鳴，數說着暗無天日的舊社會的罪惡。

可　可

世界三大飲料，是茶、咖啡和可可。

這三種飲料原產地分別散佈於三個大洲。亞洲的中國是茶的老家。公元前二千七百年，中國的編年史上就已經提到這種常綠植物了。蘇聯書籍曾經稱讚中國茶是「埃及金字塔的同年者」。咖啡的老家是非洲。可可的故鄉是美洲。「可可」這個詞，原本就是印第安人創造的。

我國現在，三種飲料作物都有種植了。茶自然不待說，咖啡在海南島栽植也已經有百幾十年的歷史了。可可呢，現在也有了。

作爲巧克力糖、可可茶原料的可可，因爲味道芬芳，營養豐富，在外國有「神糧樹」之譽。過去華僑帶它們的種子回來總是沒有栽活，到了解放後，可可才在農民的手裏成長起來。

中國第一株可可是一九五四年在興隆華僑農場種下去的。它出的綠裏透紅的果實，美麗可愛極了。

農場工人爲了怕它被蟲叮傷，曾經用破蚊帳布包裹過它。現在，這株矮矮的、外貌幷不驚人的可可樹梢用竹籬圍了起來，加意保護。這株樹將來在中國的植物史上將有它的不朽的地位。今後人們在吃到國人用自已栽培的可可果做成的巧克力糖的時候，總會想到這一株「始祖樹」的。



可可成熟了

空前盛舉的：港澳田徑大賽

鐵牛



這是六月十九日的清晨，風和日麗，澳門華人田徑大隊與擁有全港好手的南華田徑隊，在南華運動場短兵相接，男女子總共二十四個項目，競逐了三個多小時，南華終以二六五比二四四的總成績壓倒了澳門，蟬聯了第六屆錦標。女子的成績是一〇三．五〇比八八．五〇；男子的成績是一六一．五〇比一五五．五〇。南華分別以十五分及六分壓倒澳門。

今屆的港澳田徑大賽，不但是兩地田徑界的盛舉，而且是澳門來港的體育界中最龐大的隊伍，這一次友誼比賽，打開了港澳體運交流新的一頁，使港澳兩地之間得到進一步的團結，誠爲這一次港澳田徑大賽的最大收穫。

在男子十五個項目中，澳門奪了八項冠軍。在女子的九個項目中，南華奪了八項冠軍。其中，女子二百公尺跑南華囊括前三名。澳門八十低欄這個項目中十分突出，陳惠珍、楊倩儀、林品儀等三人也包辦前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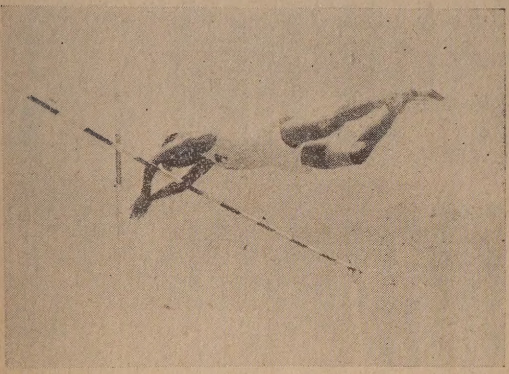
澳門運動員中，余國標是全場最突出的，他所參加的三個項目：一百、二百及四百接，都奪得冠軍，尤其是一百公尺短跑，余國標以十一秒正的成績壓倒羣雄，這個紀錄比一九五七年西維亞所創的十秒七的全港紀錄有所不及，但却壓倒了今屆香港曾子惠的十一秒一的成績。因此，余國標被譽爲「港澳飛人」，是受之無愧的。

澳門隊雖然沒有爭得錦標，但可以看得出來的就是澳門運動員，特別是男子方面的不斷進步。澳門田徑隊教練梁松曾對筆者說：「澳門能夠得到這些進步，是吸取了內地先進的經驗，和經常觀摩學習內地田徑運動所獲得的成績！」

在這次田徑大賽中，香港田徑界人士稱讚着余國標、梁炳耀、胡良等澳門運動員的基本技術很良好，身手敏捷，正確，在男子方面獲得很大的評價。

經過了這次田徑大賽以後，澳門隊不但又一次吸取了外地競技的經驗，而且也總結了近年來，澳門在田賽和徑賽的發展不平衡，這次港澳大賽中，澳隊嚴重地暴露了田賽弱怯的缺點。

澳隊教練梁松賽後返澳，總結了這次田徑大賽，對於澳隊男女運動員特別是女子運動員之未能保持水準，表示十分惋惜。這一點，由於場地欠熟，因而發揮潛力受到一定限制，對於經驗未豐的運動員來說，是應估計在內的。雖然，這次澳隊已盡了很大努力，但在賽前未免犯了對對方戰術上的重視不足的錯誤。對自己的演出水準和競技狀態估計過高，也是個失敗的主因。



澳選手黃榮枝撐竿跳高凌空的美姿　（攝者作）

南華會擁有兩位香港最佳運動員，伍雪葵沒有參加這次大賽，彭冲在跳高創了一．八五公尺佳績，同時也奪得三級跳的首席。女將余莉個人包辦了三擲冠軍，也是南華取分的主將。

茲將港澳田徑大賽男女子廿四項成績列下：

男子組

一百公尺：㊀余國標（澳）十一秒正；㊁李榮俊（澳）；㊂陳世益。

二百公尺：㊀余國標（澳）廿三秒一；㊁邱武邦（澳）；㊂李榮俊。

四百公尺：㊀林廣生（南）五十五秒五；㊁李業（澳）；㊂馮兆賢（南）。

八百公尺：㊀胡兆聰（澳）二分十六秒四；㊁區忠盛（南）；㊂羅堂華（南）。

一千五百公尺：㊀陳劍雄（南）四分卅一秒一；㊁區忠盛（南）；㊂羅堂華（南）。

一百一十公尺高欄：㊀梁炳耀（澳）十六秒六；㊁陳偉道（南）；㊂周松生（南）。

四百公尺接力：㊀澳門，四十五秒六；㊁南華。

一千六百公尺接力：㊀澳門，三分四十八秒；㊁南華。

三級跳遠：㊀彭冲（南）一三．〇四公尺；㊁王者義（南）；㊂劉鳴（澳）。

撐竿跳高：㊀紀雲龍（南）三．二七公尺；㊁黃榮枝（澳）；㊂勞焯偉（澳）。

跳高：㊀彭冲（南）一．八五公尺；㊁李保漢（澳）；㊂何祖沛（南）。

跳遠：㊀胡良（澳）六．四四公尺；㊁王者義（南）；㊂阮鑑籌（澳）。

鐵球：㊀陳一夫（南）一一．〇六公尺；㊁羅榮泉（澳）；㊂黃德桓（澳）。

鐵餅：㊀楊格菲（南）三五公尺；㊁李振興（澳）；㊂黃有淮（南）。

標槍：㊀蘇漢（澳）四三．〇一公尺；㊁黃有淮（南）；㊂李金鑾（南）。

女子組

一百公尺：㊀簡惠潔（南）十三秒九；㊁鍾寶玲（南）；㊂陳麗娥（澳）。

二百公尺：㊀簡惠潔（南）廿九秒三；㊁周麗燕（南）；㊂鄧可笑（南）。

八十低欄：㊀陳惠珍（澳）十五秒正；㊁楊倩儀（澳）；㊂林品儀（澳）。

四百公尺接力：㊀南華，十五秒二；㊁澳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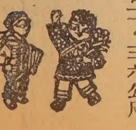
跳高：㊀周麗燕（南）一．二五公尺；㊁劉淑嫻（南）；㊂劉金燕（澳）。

跳遠：㊀鄧可笑（南）四．六二公尺；㊁黃香琴（澳）；㊂黃潔英（澳）。

鐵球：㊀余莉（南）八．一〇公尺；㊁陳麗娥（澳）；㊂廖月英（澳）。

鐵餅：㊀余莉（南）廿二．三六公尺；㊁廖月英（澳）；㊂譚順秋（澳）。

標槍：㊀余莉（南）廿七．七八公尺；㊁譚潔兒（澳）；㊂廖月英（澳）。



港星足球埠際賽即將恢復

已定十一月五日在港舉行

港星埠際賽即將恢復了，新加坡足球總會會長蘇義順在最近還參加了六月十七日召開的香港足總埠際小組在六國樓頭的歡宴。並定了港星埠際賽在十一月份的第一個週末（即十一月五日）在香港上演。

新加坡足總會長蘇義順會向筆者表示，新加坡足球運動日漸受到重視，最近「青年杯」的公開足球賽也在開展，正在極力培養和發掘新人當中，目前，新加坡爲了加强與各地區的體運聯系和互相觀摩，此次訪港之餘，亦爲恢復港星埠際賽而努力奔走。

蘇義順會長還表示了，十一月來港的新加坡埠際足球隊的人選，將是一枝新生的隊伍，希望給予香港球迷一個嶄新的印象。

（華輝）

潮劇"鬧開封"

廣東潮劇團蒞港作盛大的公演，爲時二十餘天，場場滿座，帶來了豐富多彩的舞台藝術，深獲港九同胞空前的一片好評，該團已於六月廿一日載譽而歸。



「鬧開封」一劇，是廣東潮劇團在港公演期間演出的劇目之一。這齣戲的內容是描寫巡天侯公子李天福，仗勢强搶民女，開封府尹王佐秉公斷案，將其囚禁問罪，天福之母王氏，恃勢到公堂逼王佐釋李，王佐持正不阿，王氏又指使天福之弟刺死原告以滅口，熟料錯刺天福，王氏陰謀不遂，竟誣王佐縱犯行凶，王佐一怒之下，搗黃堂、踩烏紗、親鎖王氏，决以一死保蒼生。





①「鬧開封」劇中的王佐（黃金泉飾演）、王氏（黃瑞英飾演）。

②「鬧開封」劇照之一。

③「鬧開封」劇中的巡天侯公子李天福。





僑農場

①農場的養魚塘。

②農場的拖拉機正在開墾大批土地。

③場員們在收割香茅。

④農場種植的蕉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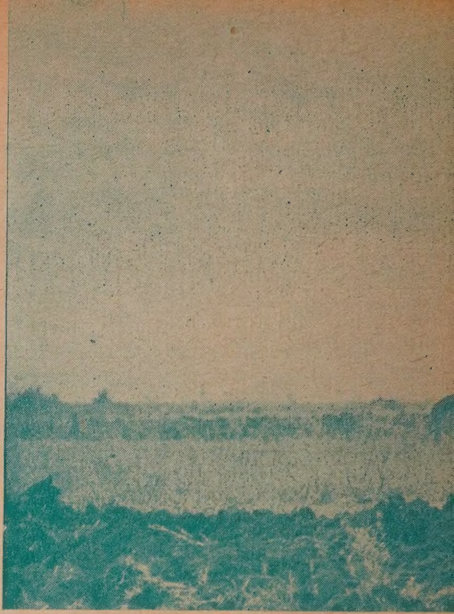
⑤馬來亞僑眷衞玲（左）、印度尼西亞歸僑陸美麗（右），正在準備劍麻的分植育苗。

⑥黃昏中，場員們在打籃球。









廣西華

1958年4月開始建立的廣西華僑農場，位於離南寧80公里的武鳴縣鑼墟附近，是廣西較大的經營亞熱帶經濟作物的農場。

廣西華僑農場現有15,000多畝土地；全場800多名職工中，有一半以上是印度尼西亞、馬來亞、泰國等地的歸僑和僑眷，他們同當地工人一起，開闢了5,000多畝土地，種植了香茅、楓茅、香根、丁香羅勒等20多種亞熱帶經濟作物和其他作物，還培育了大批劍麻、蕉麻、胡椒、咖啡、留蘭香等種苗；爲了綜合利用農場的產品，農場還建立了小型的香茅、楓茅油廠和造紙廠等。

廣西華僑農場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國家先後投214,000多元，撥給三台拖拉機和大批土地等。

廣西華僑農場今年準備吸收五、六千名職工，增加四台拖拉機等農業機械，擴大種植面積，新建一座水電站及擴建加工廠，還要增建大批房屋，包括職工宿舍、食堂、學校、俱樂部、醫務所等。





隴上泥人張

何占鰲是甘肅省著名的農民雕塑家，人們都稱他做「隴上泥人張」，他本是位塑神描鬼出身的舊畫匠，大躍進的1958年。何占鰲開始「把手藝用在正路上」，他搞了一百多幅壁畫。然而大量的優秀的鵰塑作品却出在水利工地上。他在水利工地上，看到民工們幹勁冲天，湧現出不少英雄模範，心裏有很深的感受，一有空就用勞動工具在水渠旁搞浮雕。他的雕塑作品由呆板到生動逼眞，具有鮮明的藝術特色。他在水利工地上搞了一條長達二十多里的雕塑畫廊，有一百多幅作品，對鼓舞民工、促進工程進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何占鰲不僅是一個出色的雕塑家。也是一把勞動的好手，曾被評爲勞動模範。最近曾光榮地出席了全國文敎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



①



②

①農民雕塑家何占鰲創作的「降龍」。

②在全國文敎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期間，河北省代表張銘（泥人張第四代）特地前來訪問何占鰲（左）圖爲他們二人在交談創作經驗的情形。

③何占鰲正在爲甘肅省紅旗敎師李景蘭塑像時的情形。



③

銀燈生活卅二年

（二）

張瑛

記得當年我再回到香港時，身邊只帶了二十元港幣，四套西裝，一張帆布牀和一個皮箱，只花了四塊錢在深水埗區租了一個房間住下。

那時，我在香港雖然還有不少父執和同學，本可以寄居到他們的家裏。然我却不作此想，主要的原因是我這次來港，對自己的事業抱有破釜沉舟的決心，心理上不免誠惶誠恐，患得患失，所以不願意驚動他們。假如失敗的話，那只好悄悄回到廣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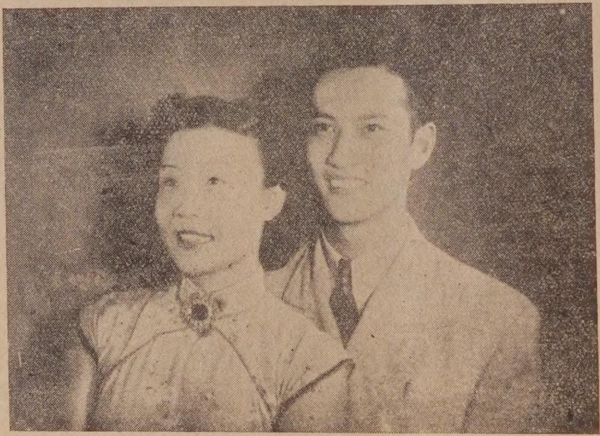
「夜明珠」開拍之後，我交結了不少新朋友，如片中的主角盧敦、黃曼梨、李晨風、鄺山笑、梁添等等，他們都是我的前輩，也是我的老師；尤其是盧敦，他給了我很大的幫忙和鼓勵。假如說拍攝「夜明珠」對我有什麼收穫的話，那就是當我一進社會就結識了一班熱情的朋友。

電影界的朋友是愛開玩笑的，這也難怪，枯燥無味地晚晚捱更抵夜，假如不說說笑笑，的確不容易熬過。我這時是片塲的「新丁」，而且是個年青的小伙子，所以對片塲的許多事情覺得陌生而新奇，於是成爲了他們開玩笑的資料——笑我「盲鷄鷄」，意思是指我懂得太少，硬手硬脚。不料這「盲鷄鷄」三字，竟成了我在片塲的渾號，後來索性把我叫做「盲鷄」。這個渾號，不脛而走，在電影圈中流行了二十多年。但一些不明我這渾名來歷的人，驟聽「盲鷄」兩字，只從字面上解義，以爲我患了大近視呢！

盧敦知道我在廣州曾經上過舞台演過新派劇，他這時正組織了一個時代劇團，所以邀我加入。對於演戲，我有着强烈的愛好，何況演舞台劇不但過癮，而且還可鍛鍊演技；最主要的是這時已臨抗戰的前夕，青年人都有着一團似火般熱情，正好利用戲劇藝術的武器，宣傳抗戰救亡工作，所以當時我毫不思索地便一口答應下來。

這段期間我們的工作是艱苦的，但精神却是愉快的。那時我們演出的陣地是中央戲院，但中央戲院每天還要上映電影，只能借出早上十點半鐘一塲給我們。因此，每當我們一有戲演出時，就非得捱更抵夜突擊不可了。

每天晚上，我們從深夜十二時起便開始到中央戲院工作，把佈景裝好，後台清理好，那就幾乎快四點鐘了。大家跑出去粗粗喝一頓早茶，塡飽了肚子，才回到戲院打一個盹，東歪西倒蜷縮在戲院座位或者躺在舞台的傢俬道具上面，一到九點鐘，就得爬起來化粧。時代劇團沒有大老闆，自然也沒有經濟基礎，只有的是青年人的幹勁，每一個人身兼幾職；比方盧敦，既是導演，又是演員，更是舞台監督，說不定在後台沒有戲時，還要兼充提示和效果；至於我們，除了演戲之外，也得裝佈景、管道具、管服裝。本來一個舞台劇的演員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我們還有着種種條件的限制，艱苦的情況自不待言。但是我們人人賣力，個個爭先，除了彼此有着共同的喜愛之外，還有着一顆愛祖國的熱辣辣的心。這一顆心，正和香港的同胞的心，也正和我們觀衆的心，緊緊聯在一起。



時代劇團演出「雷雨」劇照之一：作者和盧敦妹妹盧筠玉分飾周萍和四鳳

時代劇團能在這個被稱爲「孤島天堂」的香港站得住脚，並且能在香港這個荒蕪的劇壇上留下一頁值得一書的歷史，完全是倚賴了這群青年人的熱情。那時我們從不考慮到票房的收入，有時血本無歸，大家就把褲帶勒一勒，誰有錢誰就拿出來開大鍋飯，再沒辦法就買幾個枕頭飽打發了一天。還好那時生活程度不太高，過日子還比較容易。

我參加時代劇團第一次排演的戲是曹禺的「雷雨」，我演周萍，盧敦演周樸園，盧敦的妹妹筠玉演四鳳。此外，時代劇團還上映過陽翰笙的「前夜」，陳白塵「魔窟」和「民族的怒吼」等。

在我參加時代劇團這段時間，也是我的生活最感徬徨的時期。自從「夜明珠」拍完之後，我曾參加過天一公司，每天只有兩塊錢的薪金；假如是以整部影片計酬，只不過獲得二十元，比「夜明珠」要低得多。

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我本可以改業，如果我願意去找父執幫忙轉業營商的話，相信待遇一定比做一位小演員爲佳。可是我對經商毫無興趣，尤其是討厭把自己的生命浪費在算盤珠子上面，所以堅持着不離開自己的崗位。

剛巧這時大觀聲片有限公司爲開拍兩部新片，招考基本演員，這兩部新片，一部是由羅志雄導演「無冠皇帝」，一部則是由趙樹燊導演「重造天倫」。我當時報名投考，而我的老朋友杜宇也報名投考。考試那天，由李化和羅志雄負責，結果杜宇鰲頭獨佔，獲選爲「重造天倫」的男主角，而我雖被取錄，只是充當配角而已。

那時，我還不過是個大孩子，長得高高瘦瘦，讓人覺得還不夠成熟。但我並不灰心，並且覺得這樣的結果是合理的，事實上杜宇要比我老練，作爲一個小生的條件說，他比我成熟，不像我那樣「咭」。

盡管是配角也罷，但待遇總算不差，每天薪金有五元，使我的生活，比較有了較好的保障。何況那時，我已從深水埗遷到北帝街，和編劇湯培德、演員馮峯、電影刊物編輯彭硯農住在一道，大家共同僱了一個傭人，每月連房租、伙食在內，只要八塊錢就足夠開銷了。

在「重造天倫」中，主演的是杜宇、羅慕蘭和盧敦幾人，我的鏡頭並不多，演技自然也比較嫩，可是事後電影界的朋友都認爲我演得不錯，只要稍假時日，多吸取一點經驗，認爲是大有前途的。

潮州開元寺與洞修和尚的一席談

濟世救人捨己為人沒有小我祇有大我

佛學具有平等和平民主等等積極因素

李書唐

曾任潮州刺史的韓愈，在他的「論佛骨表」中，就曾說過，「佛法是東漢」年間才傳流到中國來的，至六朝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但是到了隋文帝混一南北的時候，佛教不僅是由貴族和地主所信奉，僧尼所住持的寺院本身，也擁有了大量土地，他們成為僧侶地主。這些僧侶地主，既享有地主的特權，又享有僧侶的特權。因此，到了初唐的時期，一般的世俗地主，就對僧侶地主不滿了，由不滿於僧侶的特權（如僧侶可以免徭役，免租稅等等）進而反對佛法。最突出的代表者是唐高祖李淵時期的傅奕，奏請淘汰天下僧尼。盛唐時期因為課役戶紛紛的出錢買度牒，買到了度牒，也就是公認他為和尚了。當了和尚，便免去了各種役稅。買不起度牒的，也投靠在寺院裏，當僧祇戶（也就是寺院的佃戶和受庇護的蔭托戶。）照樣也能減輕徭役與租稅。唐玄宗李隆基曾經一度傳旨檢查全國僧尼，把那些為了免稅免役的假和尚，假尼姑，勒令還俗，清查了一次廟產。到了中唐，由韓愈為代表的諫迎佛骨，深深地說明世俗地主和僧侶地主間的衝突與矛盾日形尖銳。

儘管世俗地主對於僧侶地主的反抗，事實上是沒有多大效果的。如韓愈之論佛骨，事被貶潮州。唐玄宗一面檢查寺院，淘汰僧尼。一面又興修寺院，培養僧尼。開元寺就是一個顯著的說明。

唐玄宗開元年間興修的寺院很多，陝西，山西，福建，廣東，到處都有，通統名為開元寺。

潮州的開元寺，是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興建的，位在潮州城內甘露坊，這個廟，到今天已經有一千二百二十二年的歷史了。有人說，它比禪宗九祖大顛法師住錫的潮陽靈山寺規模還要大。我沒有到過潮陽靈山寺，無從比較。但我到過杭州西湖的靈隱寺，鎮山金山的江天寺，焦山的定慧寺，看下來，潮州的開元寺，也不能算小。潮州開元寺唯一缺陷，是在街市上，而不是在山林裏，缺乏林泉之美與山川之秀，氣象上也未盡莊嚴。

據潮州府志說，這個開元寺，早年土地很多，宋代有林紹堅，元代有余英，先後又捐了八千多畝田。當然，本地的豪家，眼看着僧侶地主擁有土地，享有特權，就本能地趕着磨擦，逐漸以蠶食鯨吞的辦法，把開元寺的廟產，給掠奪去了。

潮州開元寺，一度也成為大叢林，講經放戒。羅浮山的高僧密因，曾到這裏開堂說法，四方各地的善男子，善女人，（優婆塞，優婆夷）都來燒香頂禮。官廳方面，也隆重的規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潮州府知府，率領文武僚屬，到開元寺宣講律儀，參謁佛祖。這裏掛單的遊方和尚，成千上萬。一直到清代乾隆年間，世俗地主和僧侶地主間的矛盾更尖銳了，方伯吳謙誌清查廣東全省的廟產，除留小部份，維持僧衆的生活，餘盡入官。潮州開元寺也難例外，到這時候，這個廟才從一個大叢林的聲勢上跌落下來。

唐玄宗李隆基於全國各地興建寺院，也是有他傳統根源的。在他的祖宗唐太宗李世民的年代裏，就有俗稱唐三藏（名玄奘）這樣的高僧，到西天佛國的印度去取經。在印度做了多年的留學生，學習印文印語。回國之後，翻譯了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經典。還寫了一部創作「大唐西域記」。李世民特地為了他取經的事，御製一篇「大唐三藏聖教序」。唐高宗李治也為他作過一篇「述經記」。迄今西安的雁塔上，還有褚遂良寫的「聖教序」碑，而集晉人王羲之字的「聖教序」，更成為今人臨摹的範本。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也逐年演變為「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唐三藏」金院本，「陳光蕊江流和尚」戲文，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楊志和「西遊記傳」，終至於集諸書之大成的吳承恩「西遊記」。唐、宋、元、明四個朝代，說書唱戲，也從這個故事裏取了不少材料，連「永樂大典」中也收入「西遊記」的殘本「玉帝差魏徵斬龍」。馴至今日，京戲的「水濂洞」、「安天會」、「盤絲洞」、「盜魂鈴」等齣頭戲，連台佈景機關、五音聯彈的「西遊記」整本戲，卡通影片的「鐵扇公主」、「火焰山」，以至採取「西遊記」一書中情節攝製的電影藝術片，真可說多不勝數，可見這取經的故事，對人影響之深了。

唐代到印度取經的，並不止於玄奘一人，就在唐玄宗的開元，天寶年間，就有好幾位高僧，如惠日三藏，悟空，慧超等去了印度，在印度學梵文，回來翻譯經典。唐高宗時的義淨禪師，也到過印度，回國後，曾經寫過兩本「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及「南海寄歸內法傳」。還有道宣的「續高僧傳」，道世的「法苑珠林」，智昇的「開元釋教錄」，惠琳的「一切經音義」等。印度到中國來的高僧在唐朝也有不少，如善無畏，金剛智三藏，不空三藏等。中印文化交流，在唐時以佛經為代表。所以，唐憲宗拒諫而奉佛，唐玄宗到處修廟宇，都是有他們歷史根據和環境影響的。



潮州開元寺的大石經幢之一為唐代古物

潮州開元寺是三進大殿，前殿是四金剛殿。中殿是大雄寶殿，奉祀三尊古佛。後殿是藏經樓。兩廊是羅漢殿，客堂和方丈是在西廂。開元寺的方丈被聘為政協委員，他開會去了，我未見着面，祇見到了一位知客和尚洞修。這位知客僧非常健談，他說佛祖的精神是濟世救人，捨身救人，捨己為人，沒有小我，祇有大我。佛學



大雄殿外重台鈎欄上的部分唐代石刻

是具有平等，民主，和平因素。一個眞正佛教徒，他應該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講求人人平等，大家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人生活過得美好。佛法是講求普渡衆生，同登彼岸。方法不同，目的是一樣的，佛教徒擁護政府，就是因爲政府是在普渡衆生，同登彼岸。人人不愁吃，不愁穿，不愁沒屋住，不愁無書讀。成爲一個遍地開花，滿山結菓的極樂世界。

洞修和尚又領我到藏經樓去看了大藏經，他說：「大藏經是佛教文化的寶庫，也是中國的一個重要文獻」。可惜我對佛經是門外漢，不能領悟，否則也許我能多得到一點智慧。

潮州開元寺內，除了藏經樓中藏了一部完整的藏經以外，還有一部血寫的華嚴經。這部經是黃綾封面白宣紙，共有七十萬字以上，寫得一筆不苟。

寫這部華嚴經的人，是智誠法師。智誠原籍江蘇泰縣，現年五十二歲。他在出家時，就發心要用自己的血寫成一本華嚴經。乃在一九三七年古歷四月初八日，他刺破了自己的舌根，濡血寫下了華嚴經的第一個字。每天規定寫一千字，不分多夏，無間寒暑，用坐關的形式，心不生妄念，眼睛視而不見，耳朵聽而不聞，嘴巴也食，而不知其味，專心誠意的寫，歷兩年有奇，終於把這部血書華嚴經寫成功了。在這部華嚴經後面寫上了「智誠識於廣東潮州菴埠靈和禪寺般若關」。足證這部血經不獨保有在潮州，而且也是在潮州寫成的。

一部華嚴經，都八十一卷，七十多萬字，能用自己舌根的血，濡染着筆毫，一筆一筆的寫下去，倘若沒有極大的決心與毅力，是不可能完成這部巨著的。

洞修和尚說：「華嚴本是佛教宗派之一，稱爲華嚴宗。這部華嚴經，繁名叫做大方廣佛華嚴經，是華嚴宗依據說法的經典，是釋迦世尊度世的根本法輪。以嚴淨土，利樂衆生。本宗分釋尊一代之說法，爲五教：第一爲小乘教，第二爲大乘始教，第三爲大乘終教，第四爲頓教，第五爲圓教。」

他又進一步的爲我講經說法：「大乘始教的理論根據，和法相宗所依的解深密經，瑜珈論，以及三論宗所依的般若經，中觀論的論據差不多，實際上還沒有說出大乘究竟的道理。至於大乘終教，是以大乘終極自命的。他把眞理與萬事相結合，也就是說，理之外無事，事之外無理，如楞伽經與起信論中所說的一樣。然而也沒有說出圓頓的道理。還有頓教，是以速疾頓悟爲主旨的，只要一念之妄想不生，立地可以成佛，頓時昇天，如維摩經的理論。惟有圓教，得華嚴之眞髓，圓滿具足的，把體與用融洽在一起，眞如之理體，待緣而成諸法之事用，不單是說體與用的相融相即，緣起諸法，亦皆融通無碍，是謂無盡緣起之法。」

因爲我對我佛的禪宗佛理，完全是門外漢，很多佛典上的名詞，我也無法領悟，洞修見我聽得不太熱情，也就打住了不說。但他結尾仍然說了華嚴宗的高尚微妙之法門，在印度傳之於馬鳴、龍樹兩位菩薩，在中國傳之於杜順，智儼，賢首，清凉，宗密五位法師。杜順是唐朝人，他發揮了華嚴經的佛學理論，使得這一宗派，一千多年，歷久而不衰。

我問洞修，這位寫血書的智誠和尚是否現在開元寺？洞修說，這部血經雖然在潮州，但寫經的人，已去了福建泉州。洞修還說，當智誠寫這部華嚴經時，不僅爲了弘揚佛法，主要還在於他發下了這樣的願心：「願以此功德，普渡於一切，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這是智誠和尚出世的渡己渡人的宏願。還有入世的願心，智誠祈求着：「所有刀兵劫，及與饑饉等，悉皆盡滅除，人民得安康。」他的這種宏願，是和政府要和平不要戰爭，要吃飽肚子不要挨餓的政策，完全一致的，這就是他決心寫下這部血經的偉大支持力量。

洞修很健談，天南地北，上下古今，他都能陪着你娓娓不倦的談下去。他還說，韓文公在論佛骨表上，認爲佛法在後漢時期才傳來中國，這個論點不一定可靠。據冲虛至德眞經上說，周穆王時，就「西極之國，有聖人來」。這個西極之國，當然就是西方極樂天竺國，聖人就是高僧。冲虛至德眞經，是春秋戰國時的列禦寇所作，也就是說，在春秋戰國之前，就有了西方的佛法，傳到中國來了。洞修還說，秦始皇曾經逮捕過西方來宣揚佛法的僧人，下之於獄。足見佛法來到中國是很早的，在周秦時代就有了。

爲了要介紹潮州開元寺這個古剎，我們把它攝成了影片，編入「月是故鄉明」中，這血寫的華嚴經，也上了鏡頭。

人民的世紀，宗教的信仰，完全自由的。祖國河山上，叢林寺宇，不但沒有受到摧殘，而且受到保護。政府對於宗教的領袖們，虛心地諮詢他們，延聘到政府裏面，參與國是。這和過去寺院中駐滿了兵，大殿上拴上了戰馬的舊中國比較，是一個何等的鮮明對照啊！

詩之葉

舊稿拾零

馮瘦菊

贈彭君（一九二七年）

王侯將相應無種，起義英雄大澤鄉。
歷史重演君健鬥，文壇革命我猖狂！赤眉
銅馬皆人傑，李闖黃巢是野王。喋血農奴
爭解放，千年成敗待思量。

黃花崗

豐碑高碣峙平崗，樽酒殷勤奠國殤。
頸血九原應化碧，頭顱千古自留香。夜深
鬼馬嘶陰雨，秋老山鴉噪夕陽。珍重題詩
深下拜，英雄身世太淒涼。

弔李將軍

一九二七年客南昌，所居爲前江西督軍李英威將軍（李純）之府邸，將軍死於刺客，感其悲壯之生涯，爲詩六章以弔之。

將星隕地有沉哀，極目中原尚豹豺。
愁絕萬方多難日，靴刀竟死李臨淮。

曹衣出水有輝光，吳帶當風亦激揚，
北望爭功紛擊柱，秋來病榻一身藏。

勳懈衛霍意難平，誰識當年射石聲。
最是秦淮嗚咽水，夜深波撼秣陵城。

散盡黃金養士恩，身當易簀志猶存。
赤心憂國成孤憤，此去驂鸞叩帝閽。

森嚴棨戟舊洪都，亦見蒼鷹擊玉除。
懸案千秋疑燭影，枕函難辨血模糊。

牙旗高擁懶朝參，重鎮臨江鼎峙三。
一自金棺歸碧葬，竟教吳楚拆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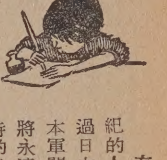
羊城有贈（一九二七年）

山圍故國水拖藍，珠海羊城勝跡探。
嶺外傳經驚世俗，刀叢覓句起沉酣。燈蛾
撲火遊終倦，夏蟲談冰計自慚。又向小樓
聽夜雨，杏花零落臥江南。

行行血染・字字驚心

——讀「日本戰犯的自白」

羅致



有了二十五歲以上年紀的人，許多都曾經經歷過日本侵畧者的災害，日本軍閥欠下中國人的血債將永遠無法洗清。橫行一時的日本軍閥，許多都已伏法，這些人雖萬死亦不能償還他們對中國人民欠下血債之萬一。日本戰敗投降到現在已經十五年了，但當我們一讀神吉晴夫編的「日本戰犯的自白」（原名「三光」）時，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所犯下慘絕人寰的史實，怎不令人怵目驚心。日本軍國主義份子，在「天皇」、「武士道」薰陶下，他們像瘋子一樣埋沒了理性，以殺人爲樂，他們對待每一個中國人比對待任何生物都不如。他們沒有人性，正如一個日本舊軍人在他那篇「用生人培養細菌」中所說的：「作爲一個日本憲兵軍人，必須將人性和良心完全泯滅，所謂人道主義啦，國際公約啦，一切都不能顧。」所以他們不擇手段的殘殺、掠奪、放火、奸淫、使用毒氣瓦斯、支解人體、將生人去培殖細菌……一切的一切都是人們想像中所不能想得出的慘酷行爲。亦只有像日本戰犯那麽的軍隊才會幹出來。現在就讓我們看一看吉神晴夫編的這本戰犯用中國人鮮血寫作的暴行錄吧！

「日本戰犯的自白」，一共收有十二篇，由日本戰犯自己招供的自白文章，寫這些文章的是舊日本陸軍第一百十七師團野戰醫院陸軍軍醫中尉野田實、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第三課長吉房虎雄憲兵中校、日本陸軍憲兵上等兵渡邊泰長、日本前陸軍步兵少尉難波博、日本陸軍第十混成旅團廹擊炮大隊長岡賀惠上校、日本陸軍一等兵鈴木良雄、日本陸軍步兵中士大木仲治、日本陸軍少校步兵大隊長本田義夫、步兵少尉鹿田正夫、步兵上士高橋正銳、陸軍鵜野晋太郎中尉、僞滿國境警察隊副隊長橋塲賢三等的回憶寫成。在這裏面我們可以看到日本軍閥是怎樣慘無人道的將中國人活生生的支解作爲實驗，怎樣將無辜的老百姓作爲石井部隊細菌的培養，怎樣毀決衛河使洪水淹沒田地淹死百餘萬人，怎樣不顧國際公法對我抗日隊伍採用毒瓦斯彈，怎樣活活的將孕婦刺死，怎樣折磨農民去充當勞工，怎樣

眼前風物

銅獅和石獅

夏侯秋

獅子是百獸之王，森林中的霸主。它欺負所有的動物，一聲吼叫，小野獸們爲之股栗胆寒，魂飛魄散。以氣派來說，確實很有些一代之雄的聲勢。然而它也僅在野獸界中作威作福而已，一旦碰到了人類，就得俯首貼耳，如馬戲班中的玩獅；或是連性命也丟掉，空餘毛皮，被擺到皮草行的橱窗裏待價而沽。更富於諷刺性的是，人們還用石以刻之或銅以鑄之，造成獅子模樣，擺在某些重要處所的門前，把它當成看家之狗。

滙豐銀行大厦前面就有這麽一對銅獅。比人還高，作古銅色，伏地昂首，分踞大門的左右側，果然有些威武。以滙豐銀行在這裏的地位來說，配上這對銅獅，也可謂銖兩悉稱了。

這對銅獅蹲在最熱鬧也最重要的地帶，日日夜夜，毫無厭倦。不斷地川行的大小車輛，成羣地來往的各種行人，都在它的面前通過，避不開那稜稜的眼睛。看樣子，它是似乎傲視一切，無所動容。但實際上並不如此。因爲，舉凡好奇的遊客，天眞的兒童，以及玩心未退的成人們，都愛站在它的旁邊，甚至跨將上去，作威風凛然狀照一個相。於是赫赫雄獅，居然雌伏，也是大可快意的事呢。

在它旁邊的中國銀行也有獅子，而且有兩對。側面的一對是圖案式的，樣子比較呆板，因此只好請它們屈就副車。正面的一對，聽說是在北京仿照故宮的石獅子而刻造的，都後肢蹲而前肢立，態度雍容。其中一雄一雌：雄的足下踏着一個球，雌的却在和一隻小獅子玩耍，神態特別可親。我常覺得，中國風格的獅子，不論是這種石獅子也好，南方的醒獅也好，或者北方的「獅舞」之獅也好，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很有人的氣概。塑造獅子形象的藝術家，我以爲他們總是拿人類的特徵來造型。所以中國式的獅子使人們覺得親切，而外國風格的獅子，無論怎麽象眞，也還只能是野獸。

中國銀行大厦是戰後才興建的，所以石獅子的歷史倒比銅獅短些，也沒有像銅獅那麽經受過浩刼。在日本人佔領香港而稱之爲「佔領地」期間，這對銅獅曾經到過日本去旅行，而一度離開過它所看守的大厦——那時叫做「總督府」。作爲旅伴的還有大厦前面的銅像。日本人眞是那麽喜愛藝術、喜愛雕像麽？非也，僅僅因爲它們是銅造的。銅，是軍火工業不可或缺的原料，而日本又極少產銅。在普通的日子裏，已不足工業上的需要，何況發動了和進入了更大規模的侵畧戰爭？在「太平洋戰爭」之前，日本還可以從美國方面取得軍火工業原料的供應，其中自然有銅在內。（直到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才知道一向對日本的支援爲非計，這是世界歷史上富有諷刺意味的一頁！）後來當然連這條來源也沒有了，於是更大力地在其佔領區域中搜刮銅具。强迫居民獻銅，包括銅幣、銅製的日常用品等等，而滙豐銀行前的兩隻銅獅，也居然被垂青而攖選焉。這種「幸遇」，也是石獅子所不會有的。這對銅獅於是交上了旅行運，居然被送到日本去，可惜日本人的目的，是打算把它鎔掉，變成比獅子厲害得多的軍火武器。眞正是幸運地，還來不及鎔融，他們就忙不迭地被迫要放下武器宣告投降了。否則在今天的滙豐大厦門前，當是面目全非呢！

銅獅是戰後才「脫險」從日本運回來的，假使它是有靈的話，恐怕對戰爭的恐懼和

鄉土書評

殺光、燒光、搶光……可以說字字都是中國人的血，句句都是中國人的淚，件件都是仇恨。同時這裏亦講到日本侵略軍內部的層層黑幕，互相傾軋，暗殺與鈎心斗角的內幕，反映日寇必然被消滅的道理。

從來我們知道醫師進行解剖實驗都是將死人的屍首進行的，可是日本侵略軍在河南省焦作鎮却用我們無辜的老百姓作爲解剖的實驗，他們先從腹部開刀至横隔膜，再支解四肢，最後將空氣打入心臟活活治死，日本軍閥把我們的同胞簡直就不當作人。但是他們却假惺惺的在手術將要進行時，不，更確切的說是屠殺將要開始時都對活生生的人行了一個「敬禮」，據說這是因爲被支解的人是日本皇軍醫學研究的犧牲者，他們以爲用這一虛僞的姿態便可以掩飾他們的酷虐殘暴。

還有更慘酷的事是日本軍閥將我們的同胞作爲細菌的培殖者，作爲毒氣瓦斯彈的試驗品，當他們看見我們的同胞活生生的被關在密不透風的斗室放進瓦斯時的情景，他們却哈哈大笑，這可以說是野獸才會幹得出來的。

日本軍國主義者投降已是十五年了，現在岸信介政府正勾結着美國人訂立着什麼「日美安全條約」，這位曾經是掠奪中國勞工的戰犯又躍躍欲試，難道作爲一個曾親受其害的中國人對於這切身之痛能置之不理，能視若無睹，能准許這些悲傷的事重演？能讓日本萬惡的軍國主義復活嗎？

在這本書中亦有講到漢奸走狗的下塲的，他們雖然爲日本天皇服務，但他們結果還是死在他們屠刀之下，我想這亦該是今天有此嫌疑的人應引爲鑒誡的。

這本「日本戰犯的自白」在日本一出版，因爲述事眞實，暴露赤裸，震動世界，因此它遭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劇烈反對。可見他們做賊心虛的程度。

血的事實已由戰犯親手做出來並寫在紙上，血的事實亦將永遠永遠印在我們心底深處，只要日本軍國主義者一天堅持與我們爲敵，我們決不寬恕他們的罪行，不過我們知道廣大的日本人民却是我們親密的朋友，我們的兄弟，我們所切齒痛恨的是日本軍閥，武士道軍人。

朋友們，如果你對過去那些仇恨已經爲時間的流水所冲淡了的，就請你讀這本書吧，年輕的朋友，如果你幸運還未經歷那痛苦的歲月的，那你就看看父兄過去的日子吧！溫故而知新，你我都同樣有責不許那些苦難的日子重演。

眼前風物

對日本人的仇恨會比有些人還深。而當它們在十五年後又見到那些曾經擄掠過它們的蘿蔔頭重新趾高氣揚地出入和往來，心情是不會寧靜的吧？至少，它會羨慕石造的獅子，可以免於被鎔的命運。

從這裏，倒想起一些被日本人「熱情地「招待」到日本去的人，他們是貴賓呢，還是像銅獅一般被作爲鎔化的對象呢？這一問題，倒是頗堪尋味的。

酒吧內外

在某些街道上，酒吧出奇地多。它們正像滕王閣序中所云的「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我曾經有意地數了一下，在三個街口之間，一共就有二十多間。它們的外貌也是差不多的。一個用霓虹光管曲成的「BAR」字是主體，另外就是隨便加上去的名字，如「LITTLE」、「ROSE」等等，當然你知道那名字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有些再綴以較小的「NIGHT CLAB」(夜總會)字樣的，規模就比較大一些了，但在實際的營業上，其實也是一樣。

這些「吧」的店面，普通都是一個舖位那麼大。正面多數是一個櫥窗，擺着一些酒(鬼知道那是些什麼酒)；櫥窗旁是一道門，這門有門扇，裏面還有絨的帘子。總而言之，你不會知道裏面有什麼東西。門口邊，擺一張椅子，就有個彪形大漢踞坐其上。這位大漢，是招客的也是打手。他隨時留意街上有沒有水兵走過，指揮那些十一二歲以至十四五歲，穿起白色的侍應生裝的「BOY」，去把水兵搶進來，同時，也隨時預備和那些用劣等酒灌醉了賴賬搗亂的水兵打一架。

做「BOY」的孩子們看來很特別，他們年紀小小，却滿口土的粗話和洋的粗話。他們最突出的本領就是吹口哨。只要把一隻手指曲着噙進嘴裏，就可以發出像銀笛一般尖銳而高吭的哨聲，使人毛骨聳然。

當水兵成羣地走到這兒的時候(主要是美國水兵，他們據說是來「度假」的)，街頭街尾，口哨聲就響起來了。「哈囉，尊！」，「哈囉，積！」的叫聲也隨之而起。同時，孩子們就撲出去，拉着尊或積的衣袖，口裏說着不清不楚的「鹹水」英語，用搶奪的方式把水兵拖進自己的「吧」裏去。當然，你可以想像到，孩子們這項工作並不好做，他們要準備吃水兵的巨靈之掌，或是和附近的同行的孩子，因拉客衝突而打上一架。這裏是沒有人性可言的，要就是類近乎野性的互相咬噬、爭奪。

這當然不是孩子們的錯。他們要吃飯，而且不幸地被僱用來就是爲的是接待那些像野獸一般的美國水兵。那些水兵在習慣上是形成了腐朽、粗暴和侮辱別人的性格。他們到這個地方來，是爲了追求低級的享受——或者明確一點說，烈酒和女人。他們已經受到了這種「教育」，到東方來追求「蘇茜黃的世界」。他們踉踉蹌蹌地走上岸，以爲每一個碰到的女人都是「蘇茜黃」，都是他們侮辱的對象。對任何走過他們身邊的婦女都斜着淫穢的眼睛去打量，口裏不乾不淨。據說因爲嘗試過幾次在街上調戲婦女被街坊用掃帚打得抱頭亂竄，才稍爲畏懼一點。但酒吧裏面，就是他們的世界了。最值得同情的還是酒吧女郎。她們是酒吧老板的搖錢樹，而自己也無法不憑這種屈辱和墮落的「職業」生活，因爲這個社會絕沒有給她們安排別的可供養活自己的途徑。爲了幾塊錢，她們要跟這些蠻牛一般的水兵共坐一個卡位，叫水兵請她喝一杯酒，然後含着淚忍受着非人的對待。她們早就被這種生活壓搾得憔悴了，蒼老了，但還是要打叠精神，裝出笑容，過了一天又一天……，直到倒下去爲止。

酒吧外面的霓虹管發出彩色的、耀眼的光，裏面透出一陣陣「加力騷」、「蒙寶」之類的樂聲。但彩光下是多麼黑暗，樂聲中有多少凄凉！每當我不能不走過這些地帶之時，我就巴不得立即離開這種氣氛，我的心充滿難受和憤怒。——我相信，斷乎不只我一個人是如此的。



椰風蕉雨錄（十三）

芒叟

「太陽牌」的風波

爹爹回到大埠去了。昨天，金水伯接了一封信，是他的姪兒阿福寄來的。金水伯讀完了那張信，遞給我看。我見他的表情非常不好看，一點兒怡悅也沒有，臉拉得長長的，若有無限不滿的心事。

當我一口氣把信讀完了，才明白金水伯不高興的原因。原來事情很簡單，就是為了那部準備送給我的脚踏車。據阿福叔的來信說，他已替我定購了一部新的脚踏車，是他在星加坡一家洋行定的，牌子是「太陽牌」。目前因為舊貨已經銷清，要等到下個月新貨才到。真不巧，本來是一番好事，不料現在却變了壞事！

我把信遞回給金水伯的時候，他冷冷地問我：

「怎麽樣——你要不要這部車子？」

我被他一詰，一時不知怎樣回答他好，腦子裏老是矛盾地交戰着：本來我是渴望着一部脚踏車。但是，阿福叔偏偏給我買了一部「太陽牌」的……這一來，我對阿福叔的盛情難却，又怕金水伯更不高興。結果，我想了又想，然後回答金水伯說：

「我不要日本貨的脚踏車！」

金水伯聽了，微微點了點頭說：

「阿福真傻，為什麽偏要買太陽牌的貨？」

我沒有話說，呆呆地在整理一堆乾草。心裏正在胡亂地想着那部不榮譽的「太陽牌」脚踏車……忽然，金水伯高吭地自言自語說：

「算了吧，不買也罷！我要到馬六甲去一次……」

「阿伯，你是去找阿福叔嗎？」

「對呀！我要他把定貨單退了再說。——日本貨是無論如何買不得的！」

「阿伯，那你什麽時候去馬六甲呢？」

「也許在明天，我順便要去打聽打聽那邊的行市。」

× × ×

金水伯從馬六甲回來，他一時顯得非常累，我忙着為他泡咖啡和弄飯。在吃飯的時候，我一直不敢開口問他關於脚踏車的事，生怕他不高興。他終於對我說：

「阿芒，一部新的脚踏車快要買到了，你不要再失望。」

真怪，前幾天，世伯不是堅持反對買那「太陽牌」脚踏車嗎，怎麽現在却變了口風，難道他老人家就是如此衝動，一時一樣嗎？我對他倒有點捉摸不清，只好支吾地答他：

「阿伯，現在你又贊成買那脚車了麽？」

他聽了我帶着不大滿意的口氣，忽然笑了笑才說：

「真傻仔，脚車一定要阿福送給你的。不過——是捷克貨，不是日本貨！」

這出乎我意外的喜訊，使我一時說不出話來，跟着他又嘮叨着說：

「告訴你吧，這部脚車得來真不容易呀！

「阿福真傻，開頭他非常頑固，死也不肯接受我的勸告。他認為日本貨又平又靚，買了有什麽相關？

「我告訴他，日本貨雖然平靚兼備，但不耐用，何況幫襯買日貨，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於良心過不去！

「阿福聽了我的勸告，他還半信半疑，後來我把大埠最近發生過的賣日貨奸商被人割耳朵的事告訴他，他才憬然覺悟。結果，他立即退了定單，改買了一部價錢貴一倍的捷克貨！」

我聽了他的話，心裏感到特別興奮。我覺得世伯為人，敢說敢幹，一點兒也不苟且。我問他道：

「馬六甲的生意好不好？」

「還說好，艱難透了！日本貨愈來愈多，許多店頭也給擠垮了！

「我在那邊，看過不少日本貨，真是應有盡有，連我們山巴裏用得着的肥料粉也有，菜籽也有……這樣搞下去，將來恐怕更艱難了！」

日本人的走狗

那天，有人從遠處來通知金水伯，據說有一位他的舊東主要見見他。這一回，金水伯有點鄭重其事，他躺在烟床上瞑目盤算，好像有很多問題要反復思量，後來，他打破慣例地要我陪着他一道去會見那位舊東主。

舊東主是個胖胖的大腹賈，身材不很高，和我差不多。原來他從大埠來到山巴，住在離「巴塞」不遠的一座洋房裏，這幢房子倒非常漂亮，一進了那道鐵欄柵，便是一大塊的草坪，主人養了幾條又高又大的狼狗，四旁還培植了許多美麗的「胡姬」花……

主人把金水伯接待到樓上去了，留下我獨個兒呆在客廳裏，我感到一種罕有的寂寞，無聊地在欣賞四壁的裝飾品：有鏡畫、有照片、有錦旗；最惹我注意的就是陳設在一座酒櫥上面的那個日本女人公仔，穿着花花綠綠的和服，臉部畫了兩道濃眉，有點像京戲的花旦臉，我看了入神，她好像傲慢地盯着我。



馬六甲所見的牛車

金水伯和主人在樓上細聲地談着話，使我無法聽到他們說些什麽，有時只偶然聽到金水伯粗吭的閩南話說：「未使！」（不成的意思）跟着就是主人那不大自然的笑聲。他們交談了一個多鐘頭才下樓來。金水伯和我走出了那座洋房，主人還故作非常客氣，頻頻對金水伯說：

「老兄多多考慮吧，下次見！」

我看見金水伯有點不勝其煩的神色，很免强地回報道：

「請了！」

金水伯和我搭了一部印度人的牛車，沿着坎坷的山道走着。他對於今天的約會似乎非常不高興，一時又不對我講什麽，我有點忍耐不住了，問他：

「阿伯，那個『頭家』（老闆）對你很好嗎？」

金水伯沉默了一會兒才說：

「媽的，太好了！他不是個正人，越來越不像樣了！

「從前嘛，他曉得我是個忠忠直直的人，所以我才吃過了他不少的虧。現在，

印尼再次運用

武力迫遷華僑

香訊

據雅加達消息：在印度尼西亞有勢力集團指使下，西爪哇軍事當局第二次瘋狂展開的大規模迫遷活動，最近已經發展到使用武力强迫執行的緊張局面。六月二十日，在烏絨不龍已經有九十二名華僑被軍方用卡車强行載往萬隆。六月二十一日，在芝馬墟有大批軍警手持木棍挨戶對華僑進行威脅，分發迫遷的命令。這一背棄印度尼西亞政府已經作過的停止對華僑採取迫遷行動的諾言，用兩個手法，破壞印度尼西亞和中國之間友好關係的活動，引起了中國廣大人民和華僑的憤慨。

正在西爪哇迫遷華僑的活動日趨加緊的時候，據印度尼西亞新聞社報道，印度尼西亞最高戰時掌權部附駐機構在廿一日舉行了「看來似乎是秘密舉行」的會議。朱安達、納蘇蒂安、蘇班德里約出席了這次會議。據安塔拉通訊社的消息說，蘇班德里約外長在會議上作了「關於華僑問題的報告」。在此以前，在五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秘密舉行了最高戰時掌權部全國會議。據會後發表的一份非常簡略的公報透露，國家安全部長納蘇蒂安在談到印度尼西亞政府將來應當注意的問題時說，要「監督」外國僑民。納蘇蒂安還着重指出，各界人士應當幫助執行「禁止外國小商販的總統第十號法令」。

曾經無中生有地揑造中國接僑船「大寶康號」「悄悄逃出」印度尼西亞領海的謊言的最高檢察長貢納萬，最近頻繁地來往正在迫遷華僑的西爪哇地區。據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廣播電台報道，貢納萬五月廿一日前往萬隆作「爲期兩天的公務旅行」，並出席了西爪哇檢察長會議。貢納萬還在會上說明了「在遣送華僑回中華人民共和國問題上檢查方面的任務」。此後，在六月二日，貢納萬又到西爪哇坦格蘭（文登）地區「視察」。

在去年西爪哇第一次大規模迫遷中流離失所、被廹回國的西爪哇華僑，在獲悉西爪哇加緊蠻橫地再次進行迫遷華僑的活動時，許多人都回憶起了蘇班德里約外長今年一月十一日到十六日到西爪哇「收容所」視察時情況。他們說，雖然慘無人道的强迫遷移造成了我們傾家蕩產，不少華僑在迫遷中遭到毆打甚至最後死亡，連蘇班德里約後來也承認迫遷華僑感到「傷心」。但是，這位外長一月十三日在萬隆講話時却仍舊說，西爪哇大規模的排華活動，已經成爲印度尼西亞的「榜樣」。他還透露了印度尼西亞其他地方將學習西爪哇。當時他說，「如果西爪哇取得成功，其他地區就會倣效它的榜樣」。

歸國華僑說，就在蘇班德里約外長發表上述表明他要堅持迫遷和其他排華活動的談話後的兩個多月，在三月廿六日給陳毅外長的信中，他代表印度尼西亞政府作出了停止對華僑迫遷的諾言。但是，就在蘇班德里約訪問美國、日本等國家在五月廿九日倉皇回到雅加達後不幾天，西爪哇軍事當局就發佈了加緊對華僑第二次迫遷的命令。這不能不使人感到猖狂迫害華僑的活動，和美、日反動派有着不可告人的關係。事實表明，蘇德里班約所謂停止迫遷的諾言，僅僅是一句不準備兌現的空話。

歸國華僑說，爲了使西爪哇華僑避免在一次的迫遷活動中蒙受慘無人道的遭遇，爲維護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友誼，他們希望印度尼西亞政府履行自己的諾言，採取措施，立即停止西爪哇的迫遷活動。

這個狗種又來向我打主意了！」

「阿伯，他想向你打什麼主意？」

「阿芒，你入世不深，要好好地認識這種壞傢伙。好的事情他是不會帶挈我的，冒險的事情就來找我了。

「阿芒，你猜他多麼險詐，這個狗種說要打本錢給我開店頭，而且表示要什麼就有什麼。不過，這種臭錢我是不稀罕的！」

「阿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

「還不是做那些不要臉的日本生意！老實說，我寧願一輩子『捱山巴』（吃苦頭的意思——作者註），也決不再上他的當！」

原來，那位舊東主從前是一個橡樹園的「頭家」，他刮了許多錢，發了達，後來就和日本佬勾結上，專門經營日本生意，有時到日本去，有時到各個埠頭逛，鑽來鑽去，幾年之間，他居然當了日本人心目中的最可靠的「殷商」。近來，日本貨瘋狂南進，聽說得力於他不少。今天他「無事不登三寶殿」，不辭跋涉地跑到山巴裏來，目的就是拉攏他的舊夥計，賣弄他的糖衣砲彈政策，專門搜羅一些生活過得不很好的舊夥計，向他們威迫利誘，企圖收買他們來當嘍囉走卒，全面配合日貨南進陰謀，四處建立以日本貨爲中心的大大小小店舖。現在，日本人看中了馬來亞的任何一個小城鎮；甚至一個山巴的小「巴塞」，所以一點不肯放過……

從這一天起，我的心靈上發生了莫大的震動，因爲我親眼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綜錯複雜事情，特別是那些正義的與狡猾的面對面的鬥爭。因爲，我從來就沒有經驗過，這一課給我的教育作用眞是非常有益的。



排華招來惡果

印尼官員逼得承認

據雅加達消息：這裏的報紙和通訊社報道，印尼一些負責官員最近不得不公開承認，印尼有勢力集團的排華活動給印尼經濟帶來了惡果。

據安打拉通訊社五月二十八日報道，在「促進合作社組織」的官員的宣誓就職典禮上，第一部長朱達安說，實行第十號總統法令所造成的嚴重「眞空」必須迅速加以填補。他說，更爲重要和危險的是，如果不立刻填補這種「眞空」的話，出口會出現停滯，因爲商品都堆積在內地，沒有人收購。

據安打拉通訊社報道，甚至最高檢察長古納宛在全西爪哇檢察官會議上也不得不承認，鄉村地區的商品部門出現了「眞空」現象，他說，自從加里曼丹的華僑回國以後，沒有人收購當地的許多土產品。

印尼農漁銀行行長古納佐也承認，由於華僑被廹離開了鄉村地區，鄉民在出售他們的農產方面發生困難。他在六月十日發表的演說中說，他不是不贊成實行第十號總統法令，但是事實表明，自從華僑離開鄉村地區以後，沒有人收購農民的貨物，國營公司也不收購。實行第十號總統法令的後果最後勢必落到農民頭上。

據棉蘭報紙報道，最近，北蘇門答臘的日里雪梨冷縣工業局局長西雷加爾說，工業企業中出現停滯現象。由於執行總統第十號法令，經營工業局的外國人也受到影響，同時印尼人經營的工業又缺乏原料。據報道，印尼其它許多地方也存在這種現象。（未名）

票友怎樣練工？（上）

龍公

元元草堂京劇瑣語

有人問我，要成為一個京劇的票友，需要學習多少時間？要學習些什麼？

在答覆這個問題之前，有幾個先決原則，就是：你希望學到什麼程度？學那一行角色？你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些京劇智識或者祇求能唱上幾句呢？還是希望上台演出？更主要的是你自己固然對京劇愛好，但是否有戲曲天才和時間等其他有關條件呢？

如果說，你祇想了解一些京劇理論和原則，那就比較容易。目前關於京劇理論的書籍，出版很多，可以多讀多看。再和專業藝人或有舞台經驗的票友們，時相切磋，把書本上的理論，結合到實際形象中去，互相印證。尤其對有藝術成就的藝人演出，必須多多觀摩。那時候，你可以學幾齣唱工戲，作為陶冶性情的正當消遣，那就很容易完成願望。不過這樣的結果，僅是達到了從前北方人所說「聽」的目的而已。

但，戲曲這個藝術，並不是單純的自我消遣品，亦不僅是聽的享受，而是必需耳目並用來欣賞的藝術結晶與美術總和。因此凡是研究戲曲的，除了極少數外，無不以演出為目的，而且必須爭取這個目的，演出是理論的實踐，有了實踐經驗，纔能使理論獲得有力的印證。

所以，凡是想造就自己成為一個京劇票友，必須向着演出的目標前進。那末，這些準備工作，就非多多用些工夫不可。我所要談的練工步驟，就是針對着演出而提供的。

這些步驟和方法，是不是像教科書那樣的程式呢？不是的，這僅是我個人在三十多年來從「走票」的經驗上作出的一些結論而已。當我「走票」的初期，亦曾跑過不少彎路，後來在不斷的研究中，經過良師益友的幫助，方始逐漸了解，獲得一些皮毛，記述出來，請同好作為參考與指正。這些方法，不但適用於京劇票友，凡是喜歡任何一個需要練基本工的劇種，而希望成為它的業餘演員者，亦可作為參考資料的一部份。

學習任何一種藝術或技術，首先要有天才，就是屬於先天性的智慧。其次是後天性的苦學勤練。有些可以單靠天才，亦有些可以單靠苦練。但戲曲藝術則必須兼有聰敏的天才與經久的苦練。有天才的人，雖然容易領會，容易吸收，若不肯苦練，那末他的成就，必是浮而不實，等於建築在沙灘上的大厦，僅是外表好看，為了沒有基礎，終必倒塌。而天才稍次的人，領會與吸收的能力，比較遲鈍些，却能用苦練的幹勁來彌補其缺點，其成就非常紮實，顛撲不破。我們看到過很多藝人，為了稍具天才而自滿，不肯再用苦工，就像曇花一現，迅即垮台。這就說明了：用多少精力去耕耘，就有多少收成；用多少苦工，就有多少成就，這一定是正比例，決非倖致。

票友雖是業餘性質，但既然把它作為一種有益的藝術來研究，就必須有恒心地當它是一種功課，孜孜不倦地不斷求進，一曝十寒，決無成功希望。

為了年齡、時間以及種種客觀生活環境的不同，業餘的自不能與專業的相提並論。專業演員為了基本上的需要，大都在十歲左右，就開始練工。票友們則大都在進入社會以後，為了興趣，方始研究，年齡至早總在二十以後，有很多要用到柔術的基本幼工，已無法再練，祇能在可能範圍內學習鍛鍊。好在京劇藝術，浩瀚廣博，就算因缺乏幼工而縮小了學習的範圍，但即使想把這一小部份學得有些眉目，這短短人生幾十年，亦未必夠用呢。

我的走票，開始於二十歲，首期習武生，繼而文武老生，再而兼習紅生，因此，我所提供的，雖則偏重於這一方面，但都屬於一般性的。是基本性的；是票友們可以辦得到的；亦是對任何一行角色都適用的初步功課。

現在我把它們分別來談談。

選擇「行當」

京劇的角色，大體上分為生、旦、淨、丑四大行（各行包括文武）。我們開始學戲時，先從體型和嗓音上來選擇一下適合於那一行。嗓音清潤的學生行，實大聲宏的學淨行，女性學旦行，有小嗓而品貌清秀的學小生（男性學旦角，現已淘汰），嗓音近左或口方便給的可以學丑行，這些可以由老師和老朋友來幫助選擇，總以接近自己的條件為依歸，興趣適合，進步自速。如果發現不對頭，趕快另選他行。

在另一方面，既選定某一行而學習得有些成績，但尚未達到凝固階段時，千萬不要兼學另一行。如果貪多，則各行的特點，容易混亂，既不能突出，又易犯了駁雜不純，是一大忌。

調嗓子，練唱工

行當選定，就可開始「調嗓子」（亦稱吊嗓子）了。京劇的曲調，基本上就是「西皮」和「二黃」兩大類（其他如「高撥子」「吹腔」等，都不屬於基本曲調，可待學習的戲中有此等曲調時再學）。西皮起源於「梆子」，聲調高亢激昂，二黃系出徽漢，音色平和沉着。作為調嗓子用的唱詞，可不限於同一齣戲，祇求其「板路」區別多，其目的是熟習各種板路的節奏與唱法，將來是否排練上台是另一回事。唱法當用原則性的「腔調」，即俗稱「大路活兒」，千萬不要一開始就學某一流派，免得日後改學其他流派時，發生困難。所有不同流派，都是從大路活兒上產生而加以豐富改進的，所以必須先把基本腔調了解清楚，將來待稍有根底時，再結合自己的條件去追隨某一流派，方能見效。捨本逐末，智者所不為，學戲亦是如此。

學唱時，先由老師口授唱法（如有定譜的劇本，當然更好），學者跟着哼，待「板槽」穩定，就可在老師

香江藝壇繽紛錄

曹　濛

謝賢國語一日千里

△「光藝」小生謝賢近來對國語大感興趣，也許因爲交得多外省朋友的緣故。謝賢以前國語不大說的，如非很必要的場合，不容易聽到他講國語，所以一直來他的國語都說得不很流利，倒是說他自己的名字「謝賢」最爲準確。可是近半年來却不同了，他和國語圈的演員交往很密，時常操着國語來交談。以謝賢今天的國語來說，和過去大不相同啦。他的國語進度眞是一日千里呵。

王葆眞動眞感情

△王葆眞對於小動物沒有特殊興趣，但她對自己養的那隻小狗却十分喜歡。本來，那隻小狗不是她自己有意買來養的，只不過是她弟弟的同學送給她吧了。初時她對小狗沒有什麼感情，如今日子久了，小狗對她親善非常，使她對牠動了眞感情，每天回家看不見小狗就不成。據說她還動員朋友給她的小狗徵名呢！

阮兆輝和麥炳榮

△阮兆輝以前和母親形影不離，但近三四個月來，即使碰上他也不會同時見到他的母親，原來他自拜麥炳榮爲師後，便和麥炳榮夫婦天天在一起，無論上茶樓或看電影都是三人一起的。麥炳榮夫婦對輝仔很疼愛，不但把他看作徒兒，而且還視輝仔如自己的兒子。輝仔對師傅師母亦非常恭敬，除了執弟子禮外，連兒子的孝道也盡了。

韋偉最易激動

△韋偉是一個最容易激動感情的人，她看戲和看電影最明顯看出她這種特別性格，看完一齣好戲，她會站起來不停鼓掌，看電影也是一樣，不管有沒有人給她應和，只要看到激動的地方，她就會大鼓其掌。不過，要是看了壞片子，她可要大罵一頓的囉。

何非凡唱到瘦

△大老倌們較小灌長壽唱片的，每當他們接了灌長壽唱片的邀約，總會說上一句：「今回要唱瘦了」。最近，何非凡實行唱到瘦啦，他上月才灌了一套長壽唱片「白兎會」。不過何非凡很好氣，雖然灌了「白兎會」，但却並沒有唱瘦，他說越唱越肥，因爲唱歌是一種快樂。

李嬙釣魚興發

△釣魚季已經開始好久了，愛好釣魚的李嬙早就安排好釣魚的工具，隨時去釣個痛快。李嬙釣魚有一個習慣，她不喜歡用蚯蚓或其他沒骨的小蟲來作餌，她大多是用小蝦作餌，據她說用小蝦釣魚的效果很好。愛好釣魚的讀者，你們不妨也試試，看看到底使得不？

梁醒波怕熱偏熱

△胖子每多怕熱，胖丑生梁醒波就是一個挺怕熱的人，他說一年四季最怕夏天，每年一到夏季，他就感到頭痛，因爲熱氣把他害得坐卧不寧。然而運氣偏要與他作對，每年夏季他的班約和片約特別多，很難有一天安閑在家享享淸福。今年入夏來，他已連演幾台戲，同時拍片亦忙個不了，怪不得梁醒波說自己是辛苦命了。

童毅實行「穿耳」

△童毅是個老牌演員，但她最近却要做一件靑年人感到驚訝的事：原來童姐準備一兩天內「穿耳」。上年紀的人大多都有耳窿，但童姐却沒有，由於她時常扮演老角，需要戴老式耳環，這種耳環沒有窿會不方便，而且夾得耳珠很痛，因此她決定去「穿耳」，有了耳窿可一勞永逸了。

祁筱英新拍檔

△女文武生祁筱英再起「祁筱英劇團」，這次她的理想拍檔選中「東方莎莉譚寶」鄭碧影。過去祁筱英曾拍吳君麗、南紅，但現因吳、南兩姐都接了班介，故此她便換了新拍檔。鄭碧影和她很要好，細碧有了歷久班身，相信這次拍女文武生一定有好成績。連日來，一對新舞台拍檔頻頻會面商談，班事已在密鑼緊鼓進行中。說不定她們會成爲永久的舞台伴侶哩。

一旁監督下，由琴師陪奏（老師能兼琴師者，更佳）。首先注意「行腔」「氣口」，定「調門」應顧到聲帶的負担，不可太高，太高則必拔尖而不寬。發音必須用「丹田氣」，不可由喉頭發音，用丹田氣可以送得遠，而「一腔」亦可以運用得「圓潤」，喉頭發音，其聲飄浮而送不遠，氣急而不能持久，這是毛病，千萬不能犯。每段唱詞熟練以後，可以每日調，不斷的調，要達到唱得滾瓜爛熟，圓潤得不顯稜角的程度。等到學得的戲多了，就可以隨意輪流選唱。

調嗓的功用，是在培養聲帶的堅韌性，越唱越韌，不會嘶啞。另一功用是練氣，積久功深，演唱巨型劇目，不會力竭聲嘶。唱時不宜過飽，但亦不可空腹，兩者都會使腸胃發生不良影響。

喊嗓子，練念白

喊嗓子是練念白的基本工，京劇的編制，唱工與念白，同樣重視。演員對念白的負担，比唱工還要吃力，有一句傳統成語：「千斤念白四兩重」，可見其比重的差率。但票友們的通病，多數忽略了這門重要功夫。

我們在看票友演出時，經常覺得念白低弱，聲音細微，比唱的調門，至少要低一個調門，甚至有相距更遠的。有很多位票界前輩，唱得眞是響遏行雲，但念白則非常低弱，簡直像蚊子叫，台下不容易聽得到，整齣戲的效果，就受到很大損失，這就是對念白不重視的畸形現象。

但念白的調門，究竟應高到什麼標準呢？很簡單，就是應該與唱工的調門一樣高，這纔統一而協調。

爲了要實踐唱念協調的定律，對念白的訓練，本有一套基本功課，就是「喊嗓子」。其不同於「調嗓子」者，就是後者是京胡陪奏的歌唱，而前者則是乾着嗓子念表白及對白。

這門功課，適宜於淸晨行之。昧爽即起，最好覓一面水背牆之處，乘着晨光曦微空氣淸新之際，放開嗓子，先念各種發音音源不同——即用喉、舌、齒、牙、唇等所發之音——的單字，繼而把任何一齣戲裏的表白或對白（正在學習的戲，那就更好），反覆念出，念時必須運用丹田氣，比調嗓時更要使勁，把字音送得遠。直至旭日上升方告休息。如非風雨，按日不可間斷，日積月累，歷遍酷暑嚴寒。聲帶越練越韌，越念越堅，日後出台，就能抑揚頓挫，淸徹透亮，高低自如，隨心所欲。到了那個程度時，這與唱門調門一般高的要求，眞是何足道哉。

不過，這門功課，在一個有本位工作的票友來說，是比較困難的。專業演員，視此爲業務的一部份，或成羣結隊，或個別行事，不足爲奇。票友的難得練這門功課，除了時間不方便之外，終覺得有些異樣。如果就在家裏練吧，可又不比調嗓子是一種歌唱，一個人乾着喊，可能會被鄰居們目爲瘋子哩！所以票友念白的勁頭多數低弱，這亦是個極大因素。

照現實講，既然是一個眞正的戲曲愛好者，爲了求取藝術的前途，即使在天台上或者到近郊去喊嗓子，祇要不妨碍別人的淸靜與安全，又有何不可呢？



觀潮劇‧道潮劇（下）

雙翼



唱做與音樂

潮劇的歷史本來並不短，但是在舊社會裏，營養不良，在摧殘壓迫之下，難以發育，所以在許多方面，未能發展得完善、成熟。這是短處。但是短處也可以變成長處，正因爲本身的程式還沒有發展到成爲十分嚴格與固定的一套，所以吸收別種劇種的長處，也就特別的敏銳，吸收過來又易於融化。所以，這次看潮劇，許多熟悉過去潮劇的人，都覺得大大不同了。但是，不同在那裏呢？也很難一言以蔽之。分明依然它還是潮劇，所有優良的傳統還是保留了下來，或者還被加以發揚光大。但是，又處處見到了許多新的，美好的創造。這些新的創造，並不影響潮劇之爲潮劇。

有人說，「辭郎洲」有點話劇的味道，有些地方又像舞蹈。我想，前者大約是指其中若干大場面的舞台調度，後者大約是指其中畲族的歌舞與水戰等一二場。這些說法都有一點根據，但是，我覺得這都是自然的發展。話劇是外來的，一套完整的舞台調度的理論也是外來的，但是我們自己的舞台上，也何曾沒有自己的舞台調度的方法。京劇中的武打場面往往就是極其美妙的設計。不過，一般的戲曲，着重於寫個人，個人又着重於唱，所以舞台調度的問題便不大容易感覺得出來。「辭郎洲」的人物多，氣魄浩大。舞台上人一多，安排上便要多費苦心，這安排，也許要參考話劇的理論，也許要吸取其他戲曲的經驗，也許還有自己的創造。但最重要的是：它既能很好地表達戲的主題，也能好好發揮潮劇本來的特色——如唱、做與音樂等等，那麼，就是自然的發展，值得歡迎的。

至於戲中加進了畲族的歌舞，那本來是土生土長的東西，爲戲劇所需，汲取進來用，那是更不成問題的。爲什麼一定要把舞台上的表演天地限制得那麼窄呢？水戰一場，陳璧娘等率兵駕舟作戰，有人看過反映漁民生活的「迎親舞」的，覺得就像搬了這舞蹈上戲台。其實在空舞台上表現行舟的動作，正是中國戲曲的特色。川劇的「秋江」，潮劇蘇六娘中的「桃花過渡」，都有極精彩的表演。我倒認爲那個新舞蹈之所以成功，便是吸取、發揮了這種民族形式，從戲曲中搬了一些可貴的經驗過去。

說到唱做，姚璇秋的表演，特別蘊蓄，經得一再的看，一再的想。她的唱、做、唸，和她的每個身段、動作，是完全融和到戲劇中去的。她的舞台形象給人的印象格外深刻，也正是這個原因。她不像一般演員那樣，進入角色只是一剎那的事情，一會子又退出了角色，在舞台上回復了演員本身的精神狀態了。她的唱，也並不是孤立起來表演一段歌唱，那是在發揮角色的心內話。看過「辭郎洲」的人，會記得她唱那「八千子弟遠勤王，別吾去者海茫茫」時那「茫茫」二字中所包含的離緒與牽情吧。接着，她唱的「後有奸究妾抵擋，試看風霜飛劍鋩」，却又是那麼的堅決，一個「擋」字擲地有金石聲！畲族的許大娘把女兒托給她時，她的道白：「璧娘何德何能，怎敢受此重託」，那個「重」字，唸得好極了，一方面令人感到這個「重」字之重，的確是不輕的担子，但一方面又令人感到她的謙遜。她的身段與一舉手一舉足，都是那麼柔和圓熟，簡直是無始無終地處在美的境界之中，成爲她個人的獨特風格。但是演「五娘」時，她給人以閨秀弱質的印象，演陳璧娘時却又給人以柔情之中有烈情的感覺，全是根據劇情而有所區分的。

蕭南英在「刺梁冀」中，動作的節奏很強烈，與姚璇秋的柔和渾圓，是迥然不同的風格。粵劇名演員余麗



范澤華的舞台形象

李嬙的生活趣味

兒珊

如果你去訪問李嬙，只要你踏入她的家，就會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坐了下來，你就忘却拘束和不自然，因爲環境和主人的招待態度使你很舒服，甚至乎，你覺得如同坐在家裏一樣隨意方便。

李嬙最喜歡歌曲，這大概是她和石慧成爲知己原因之一。因爲她愛聽唱片，所以有朋友到訪，她第一句不是說「你好嗎？」而是說聽聽「春香傳」如何？或是問「女駙馬」聽過沒有？李嬙收藏的唱片很多，大部份是戲曲片子，尤其是紹興戲、黃梅戲、上海戲的佔最多。有時她到唱片公司去看，出門的時候總是捧着大疊唱片，捧回家裏，手都酸了，可是她仍歡天喜地告訴家人：「看，多大收穫，我買了這麼多新唱片。唏，開心透了！」李嬙常常和石慧逛公司，她們對書局、唱片公司和百貨公司最留心，而且每次從裏面出來，必定左一包，右一包，到回家的時候，車裏都給堆滿了，錢用去多少？這可連她倆一時也計不出來。

空着的時候，李嬙便要打電話找知音人回家聽唱片，石慧將是她邀請的第一個對象：「阿慧嗎？過來我這兒聽紅樓夢好不好？」石慧却回答她：「不，你先來我這兒聽幾個新民歌，快點來，我現在就煮咖啡。」李嬙立即答應：「好，我就來。這樣吧，我把紅樓夢拿來一齊聽好麼？」這是最好不過了。於是，李嬙便滿面笑容換衣服，很快的，她挾着一批唱片下樓，用快速度走到石慧家，幸虧她們住得很近，不到十分鐘，石慧家的音樂會便開始了。很多時草田、夏夢、張冰茜、方婷、于淼也是石慧家庭音樂會的座上客，有好歌聽，有好點心吃，比別的音樂會還豐富、輕鬆。

除了買唱片，石慧和李嬙就是買書，她們最喜歡買的是有關戲劇藝術的書籍：演員表演方面的、修養方面的，最近還頻頻買關於劇本編寫一類的書，啊，對了，她倆近來對編劇大感興趣。經常愛坐在有冷氣的餐室談故事，一面談，一面吃點心，在這樣輕鬆的環境下，定必能產生出輕鬆的喜劇。曾問李嬙爲什麼要在餐室談故事？李嬙說出的原因是十分有道理的：「餐室人多，而且各種類型都有，很多時我們發覺有着我們故事的主人翁出現，有了活生生的形象，對我們主人翁的內容將會充實很多。有一次，我們看見一個很特別的女人，她那種談話時的頭部擺動的動作很怪，而且很能凸出她的性格，我和石慧一直很注意她，直至她離開餐室我們才肯回家，這個少有的形象，將來會在我們的劇本出現。不過，這些言之還嫌過早，故事還未成熟，劇本更談



姚璇秋演五娘　（作者攝）

珍讚潮劇演員的動作「食住鑼鼓」，看「刺梁冀」，最容易感覺到這一點，但這却又不是一種技巧的表演，還是服從於戲的要求的，敢於深入相府去刺權奸的鄔飛霞（蕭南英所飾角色），個性自當也是剛烈决斷的，動作上便要有較快、較分明的節奏，蕭南英找到的也正是合適的表演方式，（自然，我們的戲曲傳統中也注意到了這一種不同的要求，因而有「靑衣」、「花旦」等不同的表演程式。但程式還是要演員來注入生命的）着重從角色的性格、以及在戲劇發展的具體情節之下來處理唱與做，這在潮劇團來說，也已經成爲一個値得注意的特點。

許多人讚美潮州音樂。是的，潮州音樂可以說是潮劇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有位愛好音樂的朋友，他去看潮劇的動機，就是想聽音樂。

潮州音樂的變化是十分複雜的，因爲它具有各種音色的樂器。從聲音淸越的二弦到音量宏大的鑼鼓，中間眞是包羅萬象，所以也有了極其豐富的音樂語言，在許多地方，按照劇情的發展，往往就有着十分精當的音樂配上去。廣東人有句歇後語：「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有些人照字面理解，以爲潮州音樂是散漫無章的，這並不符實際的情況，即使在過去，潮州音樂也是富有集體性的。在鄉間，晚上閑下來，幾乎會玩音樂的人便坐在一起，通常是一把二弦，一把椰胡，再配上二胡、竹弦、或者揚琴，玩出十分和諧好聽的音樂來。那句歇後語，依我所知，後面那一句，是按照廣州語系的某一種方音讀出來的，即讀成「嘰嘰咕嘰嘰」，這是形容二弦的聲音。二弦是潮州樂器中的主樂，起着領奏的作用。二弦聲音堅實，可以拉得極高。不容易玩，初學者一拉，便眞個是「嘰嘰咕嘰嘰」，只有老手，才能把它拉得淸越圓潤，十分悅耳。這次潮劇團的演出，二弦便是場場可聞的。我覺得「辯本」一場中，洪妙（飾佘太君）上殿唱「忽聽我主登殿中，移步見駕朝金鑾」那一段時，二弦便拉得極其精彩。抑揚頓挫，完全配合着老藝人的動人的唱。就是不熟悉潮州音樂的人，也會感覺到那是配得十分恰當的音樂。

「蘆林會」是唱工戲，音樂語言之豐富，就更不待言。配合着情節，音樂本身充分表達了一個完整的戲劇。從淒涼憔悴的龐三娘出場起，音樂低沉，慢慢，轉入了遇夫，質夫，辯洗寃屈，音樂也漸漸的激動起來。一直到龐三娘唱出「投河只須三尺水，懸樑只欲一根繩，人生一命原如蟻，何難瞬息了殘生」時，一聲沉重的鼓，打得人胸中一跳。再唱下去，心情更激動了，音樂的節奏也更快了。這時一連用三字一句的短句，配合着急管哀弦，鐵石心腸的人也不能不動容：「孝未盡，恩未報，愛未遂，心未安，寃未白，名不清，身雖死，目不瞑！故只得，強飯苦汁吞血淚，負屈人世權偸生！」——這時候，又是一聲鼓，沉重的鼓，憤鬱的鼓，倔強的鼓！在這高潮的幾聲鼓聲，眞是催淚驚心，運用得精妙之極了。

「掃窗會」開場時的秋夜氣氛，就是用音樂烘托出來的。「刺梁冀」中，「相梁」之後，梁冀下，舞台空了出來，音樂一轉，氣氛也變了，在那騰騰殺氣之中，忽然輕輕傳出了淸新的女性化的音樂，使人預感到女主角的登場。「鬧開封」中風狂雨驟似的氣氛，也得力於音樂不少。

我相信，潮州音樂將會有更燦爛的前途，它能够充分表示各種不同的複雜情緒，它的長處並不只在於悠揚悅耳而已。

美妙的藝術，是永遠令人難忘的。潮劇在香港的演出，將成爲觀衆們永遠的回憶，美妙的回憶。

（六月廿五完稿）

來不易。再說，故事也未必合用嘛。」哈，現在我才明白了她們坐在餐室談故事的原因，如此看來，李嬙、石慧兩人眞不愧是聰明女！但當我讚她們聰明的時候，石慧却立即否認：「還說聰明，劇本十劃未有一撇，茶資可化去了一筆啦。」坐餐室也是體驗生活一法，不管怎樣說，她們兩人還是相當聰明的。

李嬙看書喜歡在晚上，原因是晚上四週比較靜，精神不受別的事物所分散，容易集中和深入。不過，如果看小說，她却喜歡在白天，爲什麼？她說出其中的道理：「小說有情節，容易吸住人，而且又不用太化腦筋去想，精神常常給主角的言語行動所帶引，外界任何聲音不會影響集中力，故此白天看也無妨。要是看理論書就不同，因爲動腦筋，深思的時候多，想東西不靜下來是不成的，所以非晚上不行。」

說李嬙的生活內容很豐富是對的，但如果你說她的生活很平淡，也未嘗不可：她除了拍戲就是聽唱片，買唱片，買書，和朋友坐餐室，看電影，看書，也喜歡做做小菜。在這些生活的項目上，似乎單調了一點，不過要是挖深點研究它的內容，那却是相當豐富的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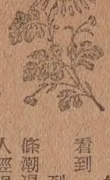




李嬙正在聚精滙神讀書

別蜷縮在自己的「殼」裏

夏尙早



每次到海灘去的時候，總會看到一種慘不忍覩的景象。

到海灘去的時候，要經過一條潮濕的石徑，儘管每日有許多人經過，這石徑還有些地方密佈着碧綠的青苔。在有青苔或沒有青苔的石頭上總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蝸牛，靜靜地靜靜地爬着，如果不留心的話，你簡直會以爲它們是些石頭上的斑點，沒有動作，也沒有生命。

不過，你會注意到它們的，因爲這石徑上，正到處狼藉着它們同伴的尸骸。薄薄的灰褐色的硬殼，破了，碎了，流着漿液的不成形的肉體，扁扁地膠着在人們脚步踏過的地方。

踏過這條石徑的脚步經常是匆忙的，興奮的，甚至還有些是殘酷的，惡作劇的，也有些是麻木的，對生命的毀滅無動於衷的。其中也有些是遲疑的，憐憫的，小心地避開這些已經毀滅的，和還沒有毀滅的小生命。

也有些脚步停下來了，爲這種慘不忍覩的景象所震驚了。

看，每天有多少蝸牛這樣被踐踏，被毀滅。看，就在這些破碎的硬殼與狼藉的尸骸的周圍，還有那麼多的蝸牛，仍然若無其事地慢慢地爬着，或是靜靜地蜷縮在自己的硬殼之內，以爲自己很安全。

這種景象之所以令人覺得慘不忍覩，還不只是因爲這些小動物身體的脆弱，無知，毫無抵抗，毫不警覺；更因爲它還是我們人類社會某種現象的縮影。

我們人類，過去，現在，都有許多人，像蝸牛一樣地活着，像蝸牛一樣地死去，抱着蝸牛一樣的人生觀，奉行着蝸牛一樣的「處世之道」。

他們的「處世之道」，就像蝸牛的殼一樣，變成他們的沉重的負担，但他們也像蝸牛一樣，縮手縮脚地躲藏在那裏面，而自以爲很安全。

事實上，他們一點也不安全，他們也像蝸牛一樣毫無抵抗，毫不警覺地被踐踏，被毀滅，靜靜地，軟軟地，甚至於連一點痛苦的呼號和垂死的掙扎都沒有。

他們奉行的那種「處世之道」，已經有了長久的歷史了，而就是那種「處世之道」，使他們各自蜷縮在自己的「殼」裏，對身外的事物，對別人的痛苦，對遠處的呼號，充耳不聞。

他們不知道，眞正的安全，並不是他們那表面很堅固，其實很脆弱的個人的小小的「堡壘」，眞正的安全是集合千千萬萬有共同命運的人們的力量，爲着共同的幸福而奮鬥。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掃自家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是非只因多開口，遇事且莫强出頭」……這一套「處世之道」，曾經深入千百萬人的心，並且還當作母乳一樣哺育着他們的後代，這樣，代代相傳，歷史上就累積了不可計數的無辜的不幸的尸骸。

但歷史是向前發展的，這種「處世之道」一再被證明是一種「自殺之道」，只是使自己更便於被踐踏，被宰割，被奴役而已。只有拋棄這樣的「處世之道」，才能找出一條眞正的活路。在那到處是歌聲，到處是幸福的地方，正是奉行着與這種「處世之道」相反的「新處世之道」。

「新處世之道」的內容豐富無比，它的力量也是無限的偉大的。它不是引人走向死路，走向滅亡，它爲大衆開闢了康莊大道，建立萬世不泯的快樂與幸福。

「新處世之道」說來話長，但它的基本要點，只是拋棄了以自己爲中心的個人主義，不把個人的利益與幸福看做至高無上的東西，而把千萬人的力量集中起來，去創造全人類的幸福，只有在人類全體的幸福當中，個人才得到眞正的安全，個人的幸福，才得到眞正的保障。

新處世之道

我做了兩個星期的「太太」

何其

如果有人認爲我是一個好丈夫，那全是因爲我做過兩個星期的「太太」。

記得那時我們剛剛從學校裏出來，一離開學校，就趕快結婚。結婚之後，就趕快找事做。幸運得很，我的太太很快地就找到一份敎員的職位。

新婚的第四天，一早起來，太太就匆匆忙忙地上課去了。家裏的事情，我義不容辭地要負起責任來。

把床鋪叠好，把房間打掃一通，一切都弄得整整齊齊，妥妥當當地，看起來，自己感到一陣快意。

看看錶，已經上午十點一刻了，趕快提起菜籃，到街市買菜。糟了，買什麼呢，不能買魚，魚腸魚肚我對它毫無辦法，不能買蝦，蝦要一隻隻剝皮，太費時間，有許多菜蔬我根本不認識，……在街市停停站站，只買了猪肉，白菜，和鷄蛋。

回來之後，已經十一點半了。趕快去點火水爐，一點不着，再點不着，只好把說明書找來細看。

爲了節省時間，我用了很多油，來煎猪扒，煎完猪扒，白菜和鷄蛋，就放在鍋裏一齊炒。

等我太太回來的時候，居然立刻可以吃飯了，有菜，有湯，自己嘗過，覺得味道很不錯，指望着我的太太也會稱讚兩句，或是慰勞我的「勞苦功高」。

但是我的太太說我油下得太多，菜炒得太肥了，湯又太鹹了，總之，她並不滿意，這頓飯她並沒吃好，我的一團高興撲了個空，旣失望，又抱歉。

我太太吃完飯，一抹完嘴又出去了。我一個人在家又整整忙了一個下午，要洗碗，洗碟，燒開水，再洗兩件衣服，把太太昨天洗的衣服，拿來熨熨，把這些工作剛剛告一段落，又到了該洗米作菜的時間了。

晚飯，我很用了一些心，不過也並沒有引起我太太的興趣。吃飯的時候，我很想向我太太講一講我第一天從事家務的心得以及上街市買菜時的所見所聞，誰想我太太並不關心，她却一面吃飯，一面拿着一本學校裏的敎科書，在細看。

抒情插曲

·李 怡·

古老的故事

在生活中，一點微不足道的東西也常能使人產生感情。牆角的小花，天空的繁星，海邊的浪沫，抽屜裏的些小小信物，或者用慣了的些微用品，在一個適當的時間，也許就能引起一片激情。

把這點點滴滴的情意記下來，不就是生活中的一段段抒情插曲了嗎？

讓我先來敘說一個平凡的，古老的故事吧。我在一本兒童讀物中讀到它，久久不能忘懷：

從前有一個年輕的水手，他失去了一個烟袋。這個烟袋是這樣地使他心愛，以致沒有了它，他就感到活不下去了。於是，這個水手離開了自己的家，到世界各地去尋找。他的脚跡走遍了世界：他見過大海上的日出，沙漠中的海市蜃樓；他在月下的椰林散過步，又在一片白茫茫的山坡上滑過雪；他登上巴黎的鐵塔瞭望過，又詢問了埃及的獅身人首像。然而，說來不幸，這些地方雖然在他眼前呈現過如此奇妙的景象，他却始終沒有找到他心愛的烟袋。任何美景和享樂都不能使他忘記他的烟袋，而且任何纖綉美麗的烟袋都不能代替它，這個水手於是難過得日夜涕泣了。後來，他在外鄉偶然遇到了一個臉上長着雀斑的小女孩，這小女孩聽了他的不幸感遇以後，就對他說：「你爲什麽不回家找找呢？說不定這烟袋就在你自己的家裏。」年輕的水手聽從了這小女孩的話，就連忙趕回自己的家中，果然他的心愛的烟袋就在枕邊呢。

這個故事當我在故鄉的時候就讀過它，但我沒有讀懂。離開了故鄉再讀它，我才終於了解了它的含意。後來我把這故事告訴一個去國十數年的歸僑，他竟然淌下了熱淚。

是啊！外鄉的一艘大輪船、一座大鐵橋，說什麽也比不上家鄉的一葉扁舟、一座獨木小橋更使你傾心；外鄉的群芳簇擁的大花園，說什麽也比不上家門前的一朵小野花更令你心愛。一件你在家中的身邊用物——比如烟袋，你走遍天涯海角，也不會找到可以代替它的東西。這就是人們爲什麽帶着故鄉的泥土走遠方，爲什麽回來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擁抱着大地親吻的原故了。

除了教人不要捨近圖遠，上面那個故事又說明了人總是熱愛自己家鄉所有的一切。

他們找到了烟袋

在過去的日子裏，人們在家鄉失去了他們的幸福，就像那年輕的水手失去了心愛的烟袋一樣。人們感到活不下去了。於是許多人遠離了自己的家鄉，走到天涯海角去找他們的烟袋。

然而，在高山，在平地，在樹林，在海邊，在華美的大都市，在偏僻的小城鎮，在一切新奇的、甚至可以說得上是美麗的異城裏，人們用自己的勤勞的雙手搜尋着、編織着自己的烟袋——自己的幸福，却終於沒有得到過。

有些人在找尋中老死了，懷着沒有實現的願望，睡在厚厚的外鄉的土被裏；有些人雖然老死却沒有絕望，他們把自己的意願遺給自己的子孫，讓他們繼續去找那可以使他們生活得好的烟袋，可惜的是他們的子孫仍然不會在海外把烟袋找到。於是，有些人終於絕望了，就像那年輕的水手一樣，痛苦得日夜涕泣……。這就是過去的數以千萬計的人們的生活的眞實。

可是有這樣的一天，有人聽從別人的勸告，就像那水手聽從一個小女孩的天眞的勸告一樣，回到自己的家鄉來尋找他們的烟袋。果然，他們的烟袋——他們的幸福，原來就在他們的枕邊。試想，多少年來，世代相繼地去找尋的烟袋終於在自己的家中找到，這該是多麽興奮的事呵。

我終於明白那個聽我講這故事的歸僑，其所以會感動得下淚的原因了。

那末，讓我用這個故事中的小女孩的天眞的話，來奉勸那些還沒有找到他心愛的烟袋的朋友們吧：「說不定這烟袋就在你自己的家裏。」因爲，所有回家尋找的人，都已經把烟袋找到了。

晚飯後，她說：「我要備課了，不要吵我。」這還有什麽話可說的，等我洗完碗筷，給她燒水冲涼。等她冲好了凉，往床上一躺，立刻就睡着了。

自然，她也累了一天，我又有什麽話好說，我第一天就體會到那些終日在家爲家務操勞的太太們的委屈與辛苦，把全日的時間，完全犧牲在無窮無盡的看起來非常平凡非常瑣碎的家務裏，然而却並得不到一點的看重與同情。

這樣我過了兩個星期，做了兩個星期的「太太」，深深體驗到家庭主婦工作的繁重，與地位的尋常。而且爲了實際條件的限制，不得不把全副精力與興趣，都放在被人看來無足輕重的瑣事上，這些瑣事，要做得令人滿意，也要花費很多的腦筋的。

兩個星期之後，我也找到工作了。我揚眉吐氣地走出家庭，擺脫了家務的束縛。

但是，從此，我知道「太太」地位的重要，也體驗到「太太」工作的艱難，在我的心裏，我對「太太」，充滿了同情，沒有一點的輕視。

鼓起勇氣來：

作出明智抉擇

思 穎

「畢業了，不是更徬徨嗎？」跟着是一聲長嘆。聲音那麽幼嫩，好像與說話的內容毫不相稱似的。雖然坐在巴士上，也不能不回過頭去看看這位年少老成的女孩子了。原來那裏正坐着幾個女學生，她們大概剛剛談到高中畢業後的問題吧！看來還沒到二十歲的年紀哩！

在此時此地，一個高中畢業的少女該走那一條路呢？恐怕這個問題在她們底心中會引起不少的問號吧！升學？求職？結婚？……。

也許，有些家長只爲了供給妳們完成高中，領得一張文憑，作爲一份抬高身價的妝奩，正在分頭爲妳物色對象，替妳選一位金龜婿，算是解決了你的歸宿問題吧！可是，妳們的年紀那麽輕，剛剛離開學校，是否就這樣接受家長替妳的安排呢？

也許，妳的家庭經濟不是十分富裕，家長希望你減輕他們的担子，正在分頭向親友替你找職業。可是，此地的職業五花八門，有那一門是你所喜歡的呢？又有那一門比較適合一個高中畢業的少女去做呢？這不能不使妳徬徨了！人浮於事，找職業固然難，即使幸運地找到一份，是否又是理想的呢？

也許，妳早在幾年前已立下了志願，希望自己將來成爲一個女醫生，女工程師，女教師，女科學家或者是……怎樣完成這個志願呢？升學也會產生不少困難的，譬如家庭中的意見、經濟上的問題，學校的選擇等等，面對着妳的問題多着呢？

在這個關頭，妳怎樣爲自己打開一條平坦的大道，向着美麗的前程邁進呢？希望妳們都能冷靜地想一想，決定自己應走的路。決定了，就該鼓起勇氣，衝破面前的棘荆前進。路是由人們踏出來的，美好的前途掌握在有志氣的少女手上，不是掌握在別人手上，更不是任由命運來安排的。

限期結婚記

連載小說

高旅

周師奶要報差館

一點不假，小高眞的想過自殺，——唉！小叔叔眞對不起你呀！自己呢，又丟臉得很，只好打騎樓上往街心跳。……小高望望街心，低得很，他住在二樓上，怕跳下去也跌不死。小高想：那不要緊，可以到天台上去。可是眞的一跳，那又是件新聞，登在報紙上：高小林跳樓自殺。而且還把過經詳情原原本本調查明白，報紙佬都很有本領的，怎麼也逃不了。那時就更丟臉。眞的死了，倒是眼不見爲凈，如果跌一個半死不活呢？咳！那就一言難盡了。

小高每天看報，跳樓新聞見得多了。想上去，跳樓跌死是很痛苦的，如果頭先落地，那就保得定，來一個腦漿迸裂而亡，鮮血滿地。小高想到這裏，連忙用手掩住了臉，好像他已經跌到街心裏，顯出那付慘狀來，連他自己也不忍看。

小高本來一向樂觀，怎麼會一下子想到自殺呢？連他自己也不明白，暗自奇怪起來。——大概小叔叔和李露絲這件事的確嚴重，實在是令人走頭無路了，「一個人總是在走頭無路時才想到自殺的」，小高給自己下了結論。

跳樓太慘，還有別的辦法，那就是飲滴露，報紙上也常常登的。上月樂斯舞廳有個舞女，還用滴露合着白蘭地飲呢。小高手邊有滴露，沒有放在浴室裏，要是放着，二房東周師奶就拿來公用，連謝謝也不說一聲，沒幾天就完了。小高不能不小氣一點，最近才收在房裏。現在他打騎樓上回進來，拿起滴露樽，旋開蓋子，放在鼻子上一聞，那股味道，刺得鼻子裏癢癢的，小高直皺眉頭——唉！這東西怎麼能飲得下去？那些自殺的也眞是好胃口了。他趕緊把蓋子蓋上了，連打兩個噴嚏。

還有一種辦法是吃安眠藥，聽說那東西最沒有痛苦，報紙上也登過，一樽幾十片，吞了下去，就呼呼大睡，糊裏糊塗的就睡死了。可是小高手邊沒有安眠藥，這東西須向藥房買，藥房也不一定賣給你哩。小高覺得這辦法也不行。反正死了之後，那些報紙佬總要登你的報，很出醜，說不定還要印上一張照片，下面加上一行小字：自殺的高小林。

小高又想到日本人用刀子切腹自殺，那叫「武士道」，割開肚子，還拉出腸子來抖幾抖。小高不敢想上去，這眞是野蠻。但是他不知怎麼的，已經打身邊掏出小洋刀來，用手指試了一試，也還鋒利，稍微用實力，就得割出血來。他不敢再試，把刀收起，又想到了滴露：那東西氣味雖然不好聞，不知道飲到咀裏，是什麼滋味。



「啊呀！小高！千萬不要尋短見！」（鄭家瑱畫）

於是，小高站起身來，舉起滴露樽，揭開蓋子，閉起眼睛，伸出舌頭去舐樽口，還沒有嘗着味道，只聽得碰的一聲響，有人叫道：

「啊呀！小高！千萬不要尋短見！」

周師奶已搶了進來，撲到小高前面，把滴露搶在手裏，說道：

「你，你，你把我嚇死了！這不是要連累我嗎？」

原來周師奶聽不到小高的聲息，就在鑰匙孔裏偷看，只見小高在房裏轉來轉去，唉聲嘆氣，這時見他揭開了滴露樽的蓋，張口要喝，知道不對，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以女人所特有的決斷，撞了進來。

周師奶鐵青了臉，好像爬過了十層樓梯，氣喘噓噓地說：

「這種事你也做得的！我還當你說着玩。」

小高當時給嚇了一跳，睜開眼來，覺得莫名其妙，但隨即就明白了，周師奶是來勸阻他自殺，這才想起了他在做着什麼事，立刻竄上去，說道：

「不要勸我，我想來想去，只有自殺了，拿來，把滴露拿來！」

可是周師奶肥肥碩碩的，氣力大得很，她一手高舉着滴露，一手扭住了小高的胳膊，用力一推，小高猛不防，就仰天摔倒在床上。

周師奶回身把騎樓門鎖好，捧着滴露樽，喘着氣說：

「你說向你小叔叔去認罪賠不是，怎麼想到了飲滴露呢？」

小高躺在床上不做聲，眼光光的看着周師奶，記起了她老是揩油，把他滴露用光的事，說道：

「放下來，把滴露放下來，不要管我！」

「不要管你？你要自殺也不管嗎？唉！阿彌陀佛！這件事本來也弄得太不成話了，小高，你自己好好想一想，還鬧出人命來嗎？事情總好商量的，短見却萬不能尋，許多人都是一時想不開，才自殺了，只要安靜一下，過一會就好了。我從前也想過自殺的，就是那老不死的死鬼拋棄我的時候，後來又想犯不着，人活在世上吃吃玩玩不好嗎？小高，你可別糊塗呀！」

小高還是眼光光，拉個枕頭來把頭枕好了，長嘆一聲。周師奶也沒話再好勸了，坐在那裏守着他，過了好一會，忽然站起來說：

「怎麼辦呢？還是打個電話叫你小叔

叔來吧。」

「不，不不不，」小高跳起來阻住她，「你不要發神經，不要去叫，你叫了我就跳樓。」

「你還是想自殺？那我只好去報差館！」

小高發了急，報了差館就更糟，臉丟得更大，趕緊攔住了門，說：

「周師奶，求求你，不要去報差館，也不要叫小叔叔，我不自殺就是了。」

五哥發號施令

胡莉莉和吳太離開了淸水街四號，就一逕到樂斯酒店去找五哥。

五哥這一晌很淸閒，好幾個月沒有親自出手，自從得了胡莉莉的報告，就派了兩個馬仔釘着高永祥，只差老高追李珍到南海中學那一回，老高動作太突然，沒有釘着。最要緊是調查他有多少錢，這一着很困難，但畢竟給吳太查到，老高帶了六千元美金的通天仄，開戶存在××銀行裏，於是五哥就忙了起來，開了樂斯酒店一號房，以便下手，馬仔們就在這裏聚會。連老高的房間都給查過，把那捆什襲珍藏的信也仔細看了。五哥已經斷定，小高確是搗了鬼，那李露絲原是和黃總經理、小高都勾勾搭搭的，小高却拿她來騙高永祥，而高永祥一來，那李露絲又七搭八搭的把他吊上了，小高却着急起來。

五哥希望這件事沒有穿煲，照胡莉莉的話說起來，小高想把胡莉莉介紹給高永祥，他就想到了一個「天仙局」，要催逼小高趕快把胡莉莉介紹給他。所以今天一早，胡莉莉由吳太陪着，到淸水街四號去，那知事情有了變故。

這時五哥穿着一套睡衣，口含雪茄，支起了大腿，在聽大頭十說話。

五哥原叫大頭十守在窩打街，看十號動靜的，這個打手親眼看見高永祥走進了十號，又看見小高打牆上爬進去，這使他非常奇怪，就走到圍牆下面，抬着頭看，左思右想，想不出個道理，覺得自己無論如何不能隨着翻牆，隔了一會，只聽得裏面喊了幾聲「有賊」，小高忽然連跌帶滾的跳了出來，發脚逃到馬路上去，一會兒，老高追了上去，大頭十才走出巷子來遠照。小高沒有給追着，老高回到十號，大頭十又站在馬路對面看，却見李露絲和老高把黃總經理抬了出來，塞進汽車，由李露絲揸車開走了。大頭十也不知這是怎麼一筆賬，一路釘着老高，回到樂斯酒店，把經過情形，指手劃脚地向五哥說了個滴水不漏。

「這樣看起來，」五哥說，「唔，他們叔侄倆翻臉了，把小高當賊辦，……唔，事情怕是穿煲了。連黃總經理也打在裏面。」

胡莉莉和吳太走入來，沒說到幾句話，五哥就搖着手叫她們別再說下去，說：

「我全知道了，不必說了，我們得另想辦法。」

五哥站起身來，在房間裏來回踱了一轉。

胡莉莉和吳太有些愕然，——怎麼他全已知道了？帶着敬而畏之的神色望着他，她們一向信服五哥有一手。

吳太說：

「五哥，弄了這幾天，還埋不到手，我好不容易才起淸了他的字容，現在全靠你想計仔了。不是車大炮，要我做的，我一定做到。五哥，我們拍了這幾年檔，我這份人，你是知道的。」

五哥走到吳太前面站住，手裏執着雪茄，翹着小手指頭點點吳太，說：

「你已經有一份功了，還慌什麼？五哥要就不出手，出了手就跑不了，少不了你的。」說着就笑起來，拈了拈吳太的下巴，在她的肥臉上摸了一把，吳太露出半口金牙齒，嘻嘻的笑，搶五哥的手，五哥又說：「我有計仔了，可是這計仔你夠不上，那小子是個靚仔，不會要你這條老藕呢。」

吳太啐了他一口，五哥又大笑起來。

胡莉莉說：

「五哥，你不要欺負她。」

「說眞的，那裏是欺負她？」五哥說，「這個計仔還是要你先出手，你才是我們的王牌呢。吳太你說是不是？」

「誰知道你呀？」吳太笑着說。

「又是這一套嗎？」胡莉莉說。

「我們是同撈同煲，別的不要說了，只說正經事，」五哥在沙發上一屁股坐了下來，拉直了臉，對吳太說，「你現在去叫老麥、七嫂、光仔來，打扮得好一點，你自己先不要來，別讓那小子見了眼，免得日後調不出人來。」

這時這位珠光寶氣的富婆，也就一本正經的，聽五哥發號施令，不住點頭。接着，五哥又拉着胡莉莉的胳膊，走到屋角裏，向她指指點點的說了一陣，胡莉莉也不住點頭。五哥捧住她的臉，說：

「這要看你的了。」

「我怕。」胡莉莉說。

「怕什麼？」

「要是鬧穿了怎麼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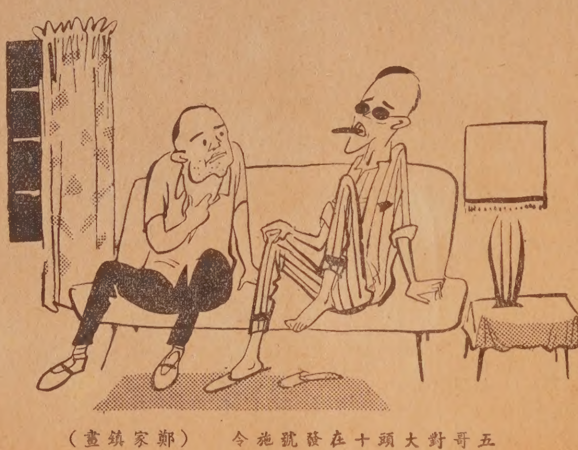
五哥就拍胸脯，說：

「包在我身上，怎會鬧穿呢？小高不會來了，來了也不怕。」又向她咬了幾句耳朵，「隨你怎麼做。」

胡莉莉一面笑，一面捶他。

「那就不要就擱時間了，我去找老麥他們來。」吳太梳了梳頭髮，抹了抹口紅，就走了出去。

「這小子現在正在房間裏，莉莉，你也快去吧。」五哥又吩咐了大頭十幾句話，大頭十也下樓去了。



五哥對大頭十在發號施令　（鄭家鎮畫）

胡莉莉並不去找高永祥，却在他間壁四號開了房，關緊了房門和窗子，側耳一聽，間壁嘩嘩嘩的在放水，好像是在冲涼，胡莉莉就伏在牆上，嚎啕大哭起來，哭哭停停，停停哭哭，直鬧了半個鐘頭，

（十四）

服務版



印尼當局迫歸國華僑蓋指印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僑居海外三十年的老華僑，我經過不少災難，如內戰、日寇的殘殺……等等，都挨過了，眞想不到，我們曾經替印尼貢獻過不少力量的華僑，現在竟遭受到印尼一些當權者的無理迫害，兇惡的程度，實在令人髮指，現在將迫害的實情寫下來：

印尼有勢力集團一方面繼續歧視和迫害華僑，同時又千方百計阻撓華僑回國。他們阻撓華僑回國的手法和花樣很多，其中最惡劣的一種就是強迫華僑蓋手指印。由於這項措施帶有明顯的人身侮辱的性質，特別受到印尼廣大華僑的強烈反對。

在今年二月十五日，西爪哇雅加達州第七陸軍當局，就曾發布過一個指示，規定每個要求歸國的華僑都必須到國家安全局蓋手指印（十個指頭都要蓋），並且呈交十張照片；每人還要塡寫幾種表格各十五份和行李清單七份，呈送各有關部門；……。對於要求回國的華僑，這手續自然是夠複雜的，但是印度尼西亞的排華勢力還嫌有所不足。後來，華僑回國除出境表、稅務證明、歸國難僑總表、照片等增加份數外，有些地方當局如井里汶、蘇橫，還要華僑在歸國總表上簽字二十份之多。華僑還必須在縣國家安全局的監督下蓋十份指印，每份蓋十八個指模。這就是說，必須蓋一百八十個指模，否則就不發給離境證。而在一般情況下，只有被驅逐出境的犯人才需要十份！

華僑回國蓋手印之多，有時連印度尼西亞的有關當局都感到不好意思。四月十九日，東爪哇副省長穆哈麥德・威約諾上校，和諜報聯合機構主任穆哈麥德・沙益少校，率領了一個由東爪哇軍政警、檢察署、移民廳、紅十字會等部門組織的視察小組，到泗水中華僑團聯合會，僑聯代表會向視察小組的官員們談及華僑回國竟需蓋二百四十個指印的事。這個數字似乎使有關當局很難為情。東爪哇的檢察署高級檢察官蘇約諾先生急忙對副省長穆哈麥德・威約諾上校說：「歸國華僑在檢察署只需在四張表格上蓋八十個指印。」言外之意是說沒有蓋那樣多。副省長信以為眞，立刻客氣地解釋說：「看樣子，泗水中華僑團聯合會可能不了解實際情況，這裏華僑回國並不需要蓋二百四十個指印。」當時，僑聯代表便一一算給副省長聽，果然不差，要蓋二百四十個指印！於是逼得諜報聯合機構主任穆哈麥德・沙益少校只好出來替副省長解圍，他說：「外僑不論荷蘭僑民或華僑出境手續，確實要蓋二百四十個指印。即使在座的副省長威約諾上校本身出國，也必須蓋二百四十個。」這位先生的妙語雖然驚人，但却道出一個事實：華僑回國必須蓋二百四十個指印！不過也有謊話，因而使威約諾上校更加狼狽不堪。

印度尼西亞的有勢力集團，不僅熱中於強迫回國華僑蓋數以百計的指印，而且熱中於利用華僑蓋指印問題製造糾紛。四月廿七日，中國政府派去接載華僑的「大寶康號」，已經辦了一切手續，並且得到了啓程的許可，駛離實叻班讓港以後，廖內省長檢察署却還以這批歸國華僑未蓋七十二個手指印為理由，用武力刼持「大寶康號」駛回實叻班讓。四月二十九日，乘「海皇號」從三馬林達地區回國的華僑，在辦理回國手續時，三馬林達當局竟按住華僑的手，強迫他們在五張表格上打一百個手指印，否則就不准離境。說來這不應該發生在文明的與中國友好的印度尼西亞，然而這却是不止發生一次的事實。難怪會再引起廣大華僑的嚴重不滿。

衆所周知，強迫外國公民蓋手指印是破壞正常國際關係和對有關國家極不友好的行爲。美國常常以這個侮辱性的措施加之於東方人，一向爲亞非國家所強烈反對，印度尼西亞對此就有親身感受。一九五六年五月，六名印度尼西亞記者隨蘇加諾總統訪問美國時，在未獲得美國簽證前，美國大使館就曾先請記者們打了十個指印。於是引起了印尼輿論嘩然，認爲這是對刑事犯的辦法，是對印尼記者的侮辱。印度尼西亞報業公會，印度尼西亞記者公會等都發表了聲明，表示責難和嚴重抗議。印度尼西亞記者公會日惹分會在聲明中說：「對於印度尼西亞記者……打十個指印事，表示遺憾。美國大使館的行動極端傷害了印度尼西亞記者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心」。

事到如今，已經再明朗不過了。如果說美國對「入境」的印度尼西亞人要求蓋十個指印是一種侮辱，那麼，對於在印度尼西亞排華逆流中喪失生計，因而不得不「出境」——返回祖國的華僑，要求蓋幾十個甚至二百多個指印，就更是侮辱。

我們心裏明白，印度尼西亞有勢力集團的「興趣」，還不僅僅在於蓋手印的本身。盡管他們曾經口頭上說得挺漂亮，表示對於回國華僑「將給於種種通融和便利」，實際上他們是在蓄意製造困難，千方百計地刁難、阻撓華僑回國。強迫華僑蓋數以百計的指印，不過是他們的手法之一罷了。

回國華僑曾經說過兩句話，很深刻：「強大的祖國在關心我們，我們再也不會孤獨無援了。」「我們決心回祖國去，任何障碍和破壞行爲都不能使我們動搖。」印度尼西亞有勢力集團的這種排華活動，註定是不會有收獲的，除了在世界人民面前一再使他們的聲名掃地。

蘇島讀者蔡慕鴻上。

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創刊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

每册零售港幣陸角

督印人：吳其敏

編輯人：陸無涯

發行者：新地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康和里十一號三樓

SHIN DIH PUBLISHING CO., 11, CORNWALL AVENUE,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香港西營盤水街荔安里二十一號

經銷者：香港、九龍、澳門及外埠各大書局、報攤均有代售

GOLDEN TRIPOD BRAND 金丹炉牌

祖傳·珍藏秘方

摩腰膏

功能：
驅風鎮痛
袪寒去濕
强身壯腰
行氣活血



圖爲黃梯君教授（左第一人）
指導摩腰膏生產情形



摩腰膏原係前滿清王府珍藏秘方。廣州已故名中醫黃幹南醫師當時因治癒王府某親王之病症而獲得此方。後經黃氏修正更爲完善。於一九一二年開始製造面世。自傳播後，治癒人數不勝枚舉。曾一度暢銷中外，享譽國內及東南亞、歐美各地，深得廣大病者所贊揚。

建國以來，醫療事業在貫澈中醫中藥政策下，獲得飛躍發展。爲了發揚祖國醫藥遺產，一九五八年廣州中醫學院黃梯君教授（黃幹南之子）獻出此祖傳秘方，並親自指導生產，已停製二十年的名藥得以再度面世。

摩腰膏是用多種珍貴地道藥材如人參、鹿角、沉香、當歸等精確煉製而成。品質上乘，功效顯著。主治：腰膝酸痛，手足痺軟，跌打內挫，走注骨痛，風痰鶴膝，陰疽寒毒，痰咳流注，肢骨痛症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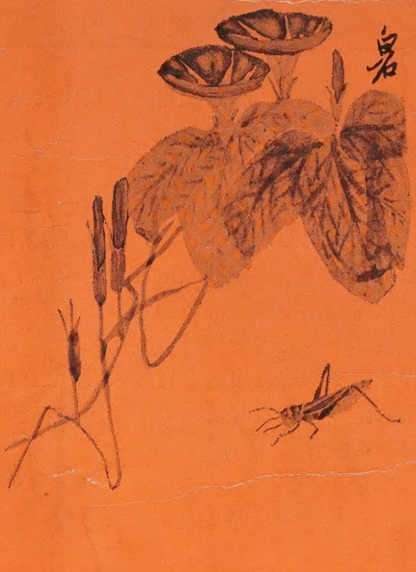
廣州中醫學院製藥廠出品　廣州藥材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香港代理處：德信行有限公司　**地址**：干諾道西37—39號　電報掛號：4848
香港經銷處：華人企業有限公司　地址：干諾道中15—18號　電話：21545
星馬婆總經銷：星馬藥業公司　星加坡漆街 21 號　電掛：COMET

新書出版

鳥語虫聲

史民著



每冊定價港幣一元二角